說帖

卷十六

17

4?94.5
0146②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江西司道光十九年

江西司道光十九年

臣等查擅殺人律在捕亡門內原係專指官差追捕罪犯而言嗣後殺死挾仇放火及無故擾害兇徒並姦盜等項罪人例准科以擅殺係屬推廣例意司讞者仍當分別情節嚴立限制不得濫行援引今因楊沅梆因賴洸菁聽從賴洸萱糾衆携帶刀斧將伊族叔楊懷青房屋拆毀經楊懷青邀同該犯等赶阻不理該犯銃傷賴洸菁身死如果賴洸菁等聽從賴洸萱以衆毀屋情勢寔屬兇惡該犯係被害之楊懷青邀

刑律人命

闘毆及故强盜

往趕阻本有應捕之責其將賴洗菁統甃固可照擅
殺定擬則彼造倚衆毆鬧之賴洗萱等即應依棍徒
擾害例分別首從擬以軍徒不得僅以枷杖了結若
未賴洗菁等聽從賴洗萱拆毀楊懷青房屋合計修
造工費值銀四十兩罪應拟杖係屬罪人其被該犯
統甃寔屬擅殺不知除姦盜罪人外殺死罪止枷杖
人犯固不得輕照擅殺定擬且毀損人房屋律係坐
贓論計修造工費銀四十兩坐贓折半二十兩罪止
拟笞尤屬罪之輕者該犯將其統甃自應照竹統殺

人本律擬斬何得照擅殺擬絞滋致輕縱案關斬絞
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案情按律
分別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道光二十年

直隸司 道光二十年

臣等查火器殺人例照故殺擬斬所以嚴火器之禁而使兇徒知所儆畏者意至深遠近因各省鬥毆案內間有因被人誤碰及自行失跌震動火機以致鎗發斃命核其情節雖釁起爭鬥究與有心施放不同是以衡情酌照鬥毆科斷然必須案情確鑿毫無疑竇方不致開姑息之端而乖立法之意今馬明於劉興赴該犯門首嚷罵並未執有器械何所用其抵禦而遽携鎗出敵若謂倉皇之際携帶防身豈有不將

烟袋放下轉從容暇豫將烟袋插在腰間之理該犯既被絆跌倒勢必兩手據地此時鎗在地上烟袋在腰相去甚遠火星何能震入且鎗係著地發出則死者之傷宜在脚面脚踝等處何反在小腹右腿離地較高處所案情種種支離所供不期鎗發致斃之處顯係捏飾承審官並不察核情節率據該犯避就之詞遽照鬬殺定罪關繫斬絞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行研究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道光二十一年

臣等伏查理不外乎恒情事宜求其可信今馬明因劉興登門嚷鬧找尋傢伙出敵斯時左手果未放烟袋必係右手上前取槍追經絆倒跪地當即站起斯時果槍尚在手其槍口必仰而向上乃始則舍便利之右手而用執烟袋之左手執槍繼則以應行仰上之槍口而向死者下身平放就現審一面之詞而論已諸非事理之所有且現審與初審情形迥不相符初審何以草率定供現審又係憑何證佐承審官預

存一並非有心施放之見還就迴護致情節逾涉支
離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遴委賢員悉心研
鞫務得確情分別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江西司道光二十三年

本部查無服親屬當時毆死律應擬抵正凶減等擬流之例從前原係比照原謀病斃之條纂定後因共毆案內如致斃三四命以及下手之犯係火器殺人並無故殺者情節較尋常毆殺為重故又另立不准減等專係其親屬毆死律應擬抵正凶之例並無更改亦無故殺不准減等明文誠以應抵之正凶本係罪犯應死而死者之親屬又係出於忿激與衅起謀毆而下手之犯輙逞兇故殺者情節不同故向來遇

有此等案件總以是否實係律應擬抵正兇及是否
實係死者親屬為斷如係死者親屬致斃應抵正兇
即故殺亦照例減等問擬歷經辦理在案至近族之
人毆死遠族應抵正兇之案惟原禮重親親之義向
亦照致斃凡人一體減等定擬倘兩造宗支遠近不
甚相殊者即不得率予減等以昭平允所有庾明幅
一案應令速飭審明妥擬具報到日再行核辦相應
咨覆該撫可也

四川司 道光二十六年

臣等詳核案情該犯余二憘與王二剝取何二衣服果因賠償飯菜起見並非圖財謀命則剝其外面衣衫已足作抵何至於初春嚴寒之時將其周身衣褲全行剝脫且該犯業已成丁死者年甫十一强弱懸殊即使被其追奪何難掙脫逃跑乃輒將其格跌溺斃謂非商同圖財謀殺殊難憑信承審之員並不確切究明率照鬭殺定擬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研究實情妥擬具報到日再

議

山西司咸豐元年

臣等檢查供招該犯白焦站於傍晚時在龍王廟後
身毆傷曹車仔身死經譚義管聞鬧出視時非昏夜
何以未見曹車仔屍身譚義管既指名喝問自係與
該犯認識何以不究其與何人爭鬧即任其閃避亦
自回廟所供情節已難憑信即令果如所供是該犯
與曹車仔爭毆斃命之處譚義管既未於當場目擊
又未於事後詢明即非此案確證且該犯於毆斃曹
車仔之後棄屍滅迹其為畏人知覺已可想見何以

回至王侯猪家復將前情告述並給錢文央允隱瞞
前後供情顯係予盾難保無妒姦謀害及串同揑飾
情弊總之此案屍身既未撈獲又無切實證佐案情
種種可疑未便據該犯狡展避就之詞率行定讞應
令該撫另行提犯研究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貴州司咸豐元年

臣等查楊杜氏之夫楊幗瑞借欠該犯楊小四銀兩該犯何時不可索欠乃必於赴山打雀之時手持鳥鎗前往索討是其預存一索欠不遂即行鬭毆之心已可想見况楊幗瑞所欠者該犯之銀與徐長受無涉何以該犯索欠之時徐長受夥同前往該犯與楊秋沅爭鬭之時徐長受又先行點鎗致將楊杜氏誤中斃命揆之情理若非該犯預行糾毆即恐有當場唱令點放情事所稱楊杜氏傷由誤中等語顯係事

後揑飾之詞況釁起索欠事屬細微如果楊杜氏係
誤傷倒地該犯等一經目覩即應畏懼逃避何以該
犯又將楊秋沅轟斃案關火器連斃母子一家二命
難保無蓄意謀害重情犯供既涉支離引斷即難允
協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訊鞫務得寔
情按律定擬具報到日再議

奉天司 咸豐三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若初次審擬未確一經指駁自應詳察情傷核實懲辦況案關火器殺人尤不得任聽案犯狡飾供詞始終遷就致滋輕縱此案王自長糾邀劉懷得並在逃之韓順添將王金共毆洩忿劉懷得先砍傷其右手腕等處王自長用鳥鎗轟傷其小腹等處後復被韓順添戳傷其左胯倒地殞命前據該府尹以王金身受各傷唯韓順添所戳左胯為重應俟緝獲韓順添擬抵將王自長依鳥鎗傷人例擬

刑律人命 鬪毆及故殺人

軍等因經本部查韓順添所戳左胯傷雖透內並非
致命王自長係屬原謀所轟鎗傷已至八十一處之
多內小腹等處致命共有六傷即無韓順添末後槍
戳一傷王金亦斷無不死之理今以傷不致命在逃
之餘人擬抵而以毆有致命重傷之原謀擬軍核與
定例顯不相符等因駁令覆審妥擬去後茲據該府
尹咨稱王自長鎗傷王金小腹等處雖係致命唯原
驗深不及分且王金受傷後尚能站立詈罵其非重
傷可知韓順添所戳左胯雖非致命傷已透內王金

被戳後當即倒地其為死於此傷無疑自應緝獲韓順添擬抵將王自長仍照原擬咨部本部復詳核案情王自長糾毆洩忿既經點放鳥鎗有意轟打傷至八十一處內有致命六傷何以王金不死於該犯之鳥鎗致命多傷反死於在逃之韓順添刃戳不致命一傷揆之情理已殊不可解即謂韓順添所戳左胯傷已透內而原驗傷單內該犯所轟右腿接連三處斜深四寸二分即不得謂非透內是該犯以原謀下手既有致命又有重傷正與原謀毆有致命重傷以

原謀為首之例相符自不得以在逃之餘人當其重罪承審之員並不詳察情偽復任聽案犯狡飾供詞輙將火器殺人之案曲為遷就殊非慎重刑章之道罪關生死出入本部仍難率覆應再令該府尹另委妥員詳察情偽按例妥擬具報到日再議

四川司 咸豐三年

臣

等詳核案情已死張李氏至孔怔濼家索欠互相罵詈何致遽爾動刀難保無起衅别情况該氏係一孱弱婦女該犯奪刀過手已無慮其行兇乃竟砍戳多傷直至倒地之後始行住手顯然有不死不休之意且檢閱屍格傷至十五處之多其末後額角太陽傷俱致命重至骨損衅起尋常口角下手何致如此兇狠謂非有心致死更難憑信承審之員並不詳察情傷任聽兇犯避就供詞率以鬥殺定擬案情既未

確鑿罪名入出攸關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再行
提犯研鞫務得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河南司咸豐四年

河南司咸豐四年

查例載共毆致斃二命非一家者原謀從一科斷如原謀因本案畏罪自盡准其抵命將下手應絞之犯一體減等擬流等語此案李應汶聽從朱江糾毆王大倎洩忿王海劉符見而勸阻該犯等疑護共毆王海劉符各因傷身死按共毆下手傷重王海係李應汶毆斃劉符係朱江毆斃朱江因畏罪自縊身死該撫以李應汶一犯可否照原謀畏罪自盡之例減等擬流抑該犯亦有應抵絞罪仍應擬絞咨部核示等

刑律人命

鬬毆及故殺人

因查共毆致斃非一家二命原謀畏罪自盡准其抵
命之例係指原謀並未下手斃命罪止擬流者而言
共原謀本係案內下手致斃一命應抵之正兇自不
得因其畏罪自盡即將下手另斃一命應抵之犯減
等擬流今李應汶與朱江共毆王海劉符各身死雖
朱江係案內原謀業因本案畏罪自盡弟朱江亦係
另斃劉符一命應抵之正兇與罪止擬流之原謀畏
罪自盡准其抵命之例未符自未便將致斃王海之
李應汶遽予減等應仍按本律擬以絞候應令該撫

作速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再該撫咨稱此案以
奉到部覆之日再行起限審辦等語應如所咨准其
展限相應咨覆該撫並知照吏部可也

四川司
咸豐五年

四川司咸豐五年

謹

奏為鬬毆案件死由自行追毆失跌斃命斷罪未能畫

一謹酌擬章程由題改奏請

旨遵

行事刑科抄出兼署四川總督覺羅樂　題璧山縣

民汪瀧咬傷周芳祖跑走致令追赶失跌身死一案

咸豐五年五月十七日奉

旨三

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臣等查原題內稱汪瀧與周芳

祖素好無嫌咸豐四年二月間汪瀧向周芳祖買得

刑律人命

鬬毆及故殺人

食穀三石當付錢六千八百文下欠錢二千文因乏
錢未償四月十五日汪瀧赶場會遇周芳祖飲入醉
鄉向伊索討前欠汪瀧央緩周芳祖不依斥罵騙賴
汪瀧回詈周芳祖抓住汪瀧髮辮欲投人理論汪瀧
掙不脫身咬傷周芳祖左手背鬆手跑走周芳祖隨
後追赶至獨耳岩地方失足跌落岩下經張洪聲攏
勸無及向汪瀧詢悉情由查看周芳祖左太陽穴左
膝左臁肕腦後近左右後肋右後脇右臀均被跌磕
擦傷當往告知周芳祖之母周何氏攏看旋即因傷

殞命該署督將該犯依鬪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 查律載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等語此案汪瀧因周芳祖向索穀價央緩不允互詈周芳祖抓住伊髮辮該犯掙不脫身咬傷其左手背鬆手跑走致周芳祖追趕失跌身死臣等詳核案情該犯被扭將其咬傷固有爭鬪情形惟鬆手後業經跑走周芳祖追趕失跌是鬪在死者非該犯意料所及若仍照律擬絞似與被追跌斃者無所區别惟查上年臣部題覆該省卿方遠推跌卿周氏致

令追跌受傷痰壅氣閉身死一案鄉方遠因與族姪
媳鄉周氏爭角鄉周氏欲拉其理論鄉方遠分辯鄉
周氏不依彼此罵詈鄉周氏撲向抓扭鄉方遠用手
向推鄉周氏坐跌地上墊傷其左臀鄉方遠當即跑
出門外鄉周氏起身追趕不期被門檻絆跌倒地磕
擦傷左眉等處痰壅氣閉身死前據該督審照鬪殺
律擬絞監候經臣部照覆在案與此案情節相似第
案關人命不厭詳求未便以曾經題覆有案遂存迴
護之見復檢查歷年辦過似此成案詳加查核如乾

護之見復檢查歷年辦過似此成案詳加查核如乾
隆二十七年湖南省吳廾生與羅上順扭毆經人勸
開羅上順被毆不甘追趕失足跌水溺斃聲明係死
於溺非死於毆將吳廾生駁照不應重律擬杖又嘉
慶元年奉天省荊付常與畢明爭吵荊付常在門外
嚷罵經人將門攔住畢明從窓户跳出滑跌內損殞
命將荊付常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加枷號一個月又
嘉慶二十二年安徽省姚春榮用土塊擲傷王以德
右乳跑逃致令追趕失跌身死聲明致命右乳傷雖
輕微惟因被傷而追趕因追趕而跌墊事實相因將

姚春榮照鬬殺律擬絞監候又道光十六年江蘇省
郭三子毆傷王幗罄右眼胞跑逃致令追赶失跌身
死聲明死由向追非郭三子意料所及將郭三子酌
照不應重律擬杖等因各在案臣等伏查司讞貴在
持平而斷罪尤期允當歷來辦理鬬毆傷人致令死
者因追毆跌斃之案有以罪坐所由擬以絞抵者有
以死非兇犯意料所及酌擬杖枷者辦理原未畫一
惟此等案件如死者向人赶毆自行失跌較之死者
被追跌斃者情節為輕遽予論抵似覺法重情輕若

被追跌斃者情節為輕遽予論抵似覺法重情輕若
因死由失跌非其意料所及將毆人之犯僅擬枷杖
殊失辟以止辟之意第定例並無明文引斷終鮮依
據自應酌核情節明定章程以昭遵守而期畫一臣等
悉心酌議應請嗣後鬬毆之案除向人追毆致被追
之人失跌身死者仍照律擬絞外如先將人毆傷毆
人之犯業已跑走其被毆之人因向追赶自行失跌
身死者於鬬殺絞監候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
三千里若僅止口角並無爭毆情事因自行向人赶
毆失跌身死者係屬肇釁釀命仍酌照不應重律擬

杖八十如此明定專條庶司讞者有所遵循而斷罪
無虞枉縱矣如蒙
俞允
臣部通行各省一體遵照辦理即將汪瀧一案照奏
定章程於鬪殺絞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配折責安置餘如該督所題完結再該督疏稱所
有承審遲延逾限不及一月職名相應附叅等語恭候
命下
臣部移咨吏部照例辦理至該省卿方遠一案與汪
瀧之案情節相似汪瀧既經減等杖流卿方遠事同
一律相應奏明一併更正並於秋審冊內刪除以歸

一律相應奏明一併更正並於秋審冊內刪除以歸

畫一所有臣等酌擬章程由題改奏緣由謹會同都

察院大理寺合詞恭摺具

奏請

旨

湖廣司 同治五年

湖廣司同治五年

查審理部駁案件必須虛心研究務得確情不得揑改供詞致案情前後懸殊此案先據該撫疏稱余洪盛與鄭學潰素識無嫌鄭學潰曾賒欠余洪盛麪錢未賞嗣余洪盛向其索討前欠鄭學潰央緩余洪盛不依致相罵詈鄭學潰舉拳向毆余洪盛用手搪格致指甲抓傷其左耳根等處鄭學潰即撲揪住余洪盛胸衣撞頭聲稱拚命余洪盛掙不脫身用手向推鄭學潰跕立不穩被石塊絆腳仰跌倒地將余洪盛

刑律人命

鬪毆及故殺人

一併帶跌撲壓身上鄭學濱仍緊揪余洪盛胸衣不
放愈加辱罵余洪盛情急用手又住咽喉喝令放手
不期手勢過重致將鄭學濱又傷余洪盛見鄭學濱
面色改變手已鬆放亦即放手掙起鄭學濱旋即殞
命將余洪盛畱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呂
部以案情支離駁令覆訊妥擬去後茲據該撫疏稱
訊明余洪盛供稱寔因被鄭學濱揪住胸衣撞頭拚
命掙不脫身一時情急用手又住鄭學濱脖項不期
鄭學濱將頭轉往後仰以致余洪盛手指誤又及咽

鄭學潛將頭轉往後仰以致余洪盛手指誤又及咽

喉鄭學潛仰跌倒地被石塊墊傷下手並將余洪盛
帶跌撲壓身上經熊新泰喝住其時手皆早放余洪
盛起身查看鄭學潛顏色改變移時殞命前供未能
明晰今據實供明委非有心致死等語並質據見証
熊新泰及屍父鄭潮相各供相符查原驗屍圖鄭學
潛咽喉傷痕僅止紅色甚屬輕微所供並非有心欲
殺向屬可信仍照原擬具題臣等查此案原題聲稱
余洪盛因被鄭學潛揪住胸衣撞頭用手向推致鄭
學潛站立不穩被石塊絆腳仰跌倒地將該犯一併

帶跌撲壓身上仍緊揪胸衣下放該犯情急用手叉
住咽喉致斃是該犯手叉鄭學濆咽喉係在倒地以
後茲據覆訊又稱余洪盛被鄭學濆揪住胸衣撞頭
掙不脫身一時情急手叉鄭學濆脖項不期鄭學濆
將頭轉往後仰以致誤叉及咽喉倒地將該犯帶跌
撲壓身上經人喝住其時手背早放是該犯手叉鄭
學濆咽喉又在倒地以前何以前後供詞大相懸殊
是否原審有不寔不盡抑係駁審之後揑改供詞日
部前次議駁因咽喉為要害處所恐係有心致死係

為慎重人命起見如該撫訊明非有心致斃原可照鬬殺問擬若因駁審遽行改易緊要情節强情就律何以能成信讞應令該撫再行提犯詳鞫將前後供詞兩歧之處研訊明確究竟是鬬殺是故按律妥擬不得迴護原審亦不必因臣 部議駁有意加重總期無枉無縱以昭平允俟訊明具題到日再行議覆

奉天司 同治六年

奉天司同治六年

查審理命案務須嚴究致死起釁方情方足以成信讞況故殺罪関重辟尤不可稍涉牽就致乖欽恤之義此案馮井山與孫有素識無嫌嗣馮井山次子馮五兒赶猪赴隣屯荒甸牧放因猪隻跑入孫容地内践食高粮經孫容瞥見將猪隻驅逐斥說孫五兒玩心過甚馮五兒不服分辯孫容在其頂上掌責一下馮五兒哭泣回歸向其父馮井山訴述前情馮井山氣忿即拔尖刀往找孫容洩忿時孫容往地未回馮

井山即向孫容之兄孫有告說孫容毆責伊子之非
孫有並不代弟服理反斥馮五兒沒有出息毆由自
取馮井山聽知益加氣忿頓起殺機即抽尖刀乘其
不防戳傷孫有左肩甲透內殞命該將軍馮井山依
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馮井
山因伊子牧放猪隻踐食孫容地內高粮被孫容村
斥掌責係屬事所恒有其携刀往找孫容毆打亦祇
係一時氣忿並非佩有積怨迨找尋孫容未遇向其
兄孫有訴述因其並不代弟服理反斥伊子之非情

兄孫有訴述因其並不代弟服理反斥伊子之非情

節亦非重大且孫有並非該犯所欲毆打之人及竟
無一言向剖遽爾頓起殺機似非情理即謂係有心
致死亦必迭砍致命多傷方始歇手乃檢閱屍格僅
止左肩甲不致命一傷核與故殺情形迥不相符承
審官於此等情節並未研究明確遽照故殺定擬殊
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涉支離罪名即關出入本部
礙難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提犯嚴鞫務得起釁及
致死確情另行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河南司 同治六年

河南司 同治六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務須研究起釁確情不得任聽狡飾供詞遽行定讞此案徐得芢開歇店生理與李姓素不認識李姓未帶行裝因病不能行走投入徐得芢店内醫調李姓將銀託徐得芢換錢買物餘錢交回李姓疑其賺錢致相吵鬧嗣於夜間徐得芢見李姓屋内出烟走進查看李姓在炕躺卧燒燃門板烤火致將馬槽延燒徐得芢撲滅向李姓村斥李姓不服辱駡徐得芢氣忿起意致死順取菜刀赶攏狠扎

傷其肚腹殞命徐得花起意棄屍滅跡因屍身笨重
難負欲將兩腿砍落用斧連砍其左右膝斧鈍未經
砍斷找向堂姪徐雲嘱令帮同用繩將屍腰並兩腿
捆縛抬出正欲刨埋聞有人聲而逸該撫將徐得花
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該犯
與死者素非相識以遠來過客既無行李又值患病
該犯何以並不畏累遂肯留住調養如謂該犯因其
貧病堪憐未忍拒絕在死者以孤单遠客疾病顛連
既承收留有主客相依之意即使託令買物疑其賺

既承收留有主客相依之意即使託令買物疑其賺

錢何至遽行吵鬧追死者燃燒門板烤火致將馬槽
延燒其理本曲該犯即向村斥死者何以畧不容忍
遽行辱罵且一時口角並非深仇積怨何至頓起殺
機將其很扎致斃況時方二月天非暑熱死者既無
行李未必去衣躺臥何以屍係赤身該犯既開旅店
必有店夥檢查原揭鄰佑既供不知情店夥亦未傳
訊帮抬之徐雲又未獲案僅據該犯一面之詞遽行
定讞難保該犯非圖財害命事後狡供避就徐雲既
係該犯堂姪又帮同抬埋亦難保無聽從加功情事

案情既多疑竇罪名出入攸關臣部未便率覆應令
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

河南司　同治七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研究致死確情詳核下手情形按例妥擬況案關一家二命尤應詳細推求不得率憑兇犯狡避供詞遽行定讞以致罪有出入此案蔡挺當邀同族弟蔡珊孜蔡挺榮在公塘車水灌此盧添仲偕子盧長珊後至令蔡挺當等讓其先灌蔡挺當不允爭鬧盧添仲用木棍向蔡挺當撲毆蔡挺當用砍樹小刀扎傷盧添仲左胯盧添仲揪住蔡挺當髮辮揪按蔡挺當用刀扎傷其下部倒地盧長珊

上前幫護亦被蔡珊孜等共毆致傷均各殞命該撫以死者盧添仲盧長珊父子係屬一家訊非豫謀糾毆蔡挺當所殺僅止盧添仲一人亦不得以連斃二命論既係各斃各命應各科各罪將蔡挺當依鬬殺律擬絞監候聲明秋審應入緩決但案關二命同時共毆致斃盧長珊一命之正兇蔡珊孜等在逃未獲將該犯比照通行俟減等時照所減之罪監候待質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蔡挺當同族弟蔡珊孜蔡挺榮赴地灌秧因盧添仲與子盧長珊令讓伊等先

挺榮赴地灌秧因盧添仲與子盧長珊令讓伊等先

灌田水不允爭鬧該犯用刀將盧添仲扎傷左胯下部倒地該犯既係首鬥之人當盧長珊上前幫護之時何以該犯並未抵敵而在旁無干之蔡珊孜等並無一言分辯遽將其扎傷斃命已非情理所有且該犯既已在場目覩其盧長珊被何人扎傷何處斷難諉為不知況盧長珊身受刀傷至十一處之多亦非俄頃謂謂犯並未向扎一傷亦未看清被何人扎傷部位其行兇之刀又未聲明來自何處所供顯有不實不盡難保非該犯糾衆共毆致斃盧添仲父子二

命因蔡珊孜等在逃飾詞狡卸僅認毆斃一命以為避重就輕地步承審官於此等一家二命重案並不詳細研究率據案犯狡避供詞遽以盧長珊係蔡珊孜等共毆致斃該犯僅止扎斃蔡添仲照鬪殺擬絞聲稱俟滅等時監候待質案情既涉支離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並嚴緝蔡珊孜等務獲質訊明確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同治七年

奉

大人交核山東巡撫丁　題孟洸漧扎傷郭學儉並格殺姦夫郭興泗各身死一案遵查此案孟洸漧因查知郭興泗與伊妻孟孫氏通姦心生氣忿携帶鉄刀往找郭興泗捕毆郭興泗與小功堂姪郭學儉分携槍鏟赶出撲扎孟洸漧胞伯孟繼東赶至帮毆郭興泗用鎗扎傷孟繼東左肋倒地孟洸漧用鉄刀扎傷郭興泗左肋心坎等處倒地郭學儉舉鏟攔護孟洸

刑律人命　鬪毆及故殺人

澂用刀扎傷郭學儉左乳郭學儉扭住孟洸澂胸衣
欲毆孟洸澂情急用刀扎傷其胸膛倒地郭學儉郭
興泗孟繼東均移時殞命該撫以郭學儉係郭興泗
小功堂姪雖屬一家二命第郭興泗係持杖拒捕之
姦夫該犯將其格斃按律應予勿論惟該犯扎死之
郭學儉釁起死者攏護案係鬥殺將孟洸澂從重依
鬥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山東司以孟洸澂查知
郭興泗與伊妻通姦往找捕毆郭興泗與小功堂姪
郭學儉赶出拒扎孟洸澂胞伯孟繼東赶至帮捕郭

興泗扎傷孟繼東殞命孟洸漧將郭興泗格殺郭學
儉攏護孟洸漧復扎傷郭學儉身死雖衅起捉姦究
屬共毆斃命該撫援照鬪殺律擬斷已屬失當且郭
興泗致斃孟繼東一命孟洸漧致斃郭興泗郭學儉
共二命雖似死者多寡不同惟孟洸漧格殺之郭興
泗既係照例勿論則此一命自不在應抵數内則郭
興泗致斃之孟繼東係孟洸漧肐伯孟洸漧致斃之
郭學儉係郭興泗小功堂姪各斃本宗有服親屬一
命按共毆致死應抵人命之數固無多寡不同自應

照例將孟洸漖減等問擬若如該撫所題仍將孟洸
漖擬以絞抵則是郭興泗郭學儉二命有死於毆之
孟繼東死於法之孟洸漖二命以償之在犯姦持仗
拒捕之郭興泗尚有抵命之人與格殺本律殊覺牴
牾如謂孟洸漖擬絞祇以抵郭學儉一命並非以抵
郭興泗則孟繼東之死又復誰為之抵未免獨令該
死者向隅非所以示平允亟應更正等因繕具稿尾呈
堂奉批交館核 職等查兩家互毆致斃人命果各係兇
手本宗有服親屬將應抵人犯均免死減軍之例係

指兩家各斃一命均係鬥殺應擬絞抵者而言原以

指兩家各斃一命均係鬬殺應擬絞抵者而言原以兩造親屬各有被殺應抵之人一命已有一抵倘將各兇犯再行擬抵是或死於毆或死於法兩造共死四人情堪憫惻故定例特從寬減然必須兩家相比抵則俱抵減則俱減方足以示持平若核其情節與例尚有未符即不得意為軒輊率行議減故例內又載有死者多寡不同或故鬬情罪不等仍照本律定擬之文以昭限制今郭興泗因與孟洸潡之妻通姦扎傷孟洸潡胞伯孟繼東身死按姦匪刃斃應捉姦

之人應照拒捕殺人律擬斬孟洸瀲將其致斃係格
殺應死罪人按律應予勿論其將攏護之郭學儉扎
斃郭學儉並非有罪之人應仍按鬪殺本律擬抵孟
繼東雖係孟洸瀲有服親屬惟此造僅死一人而彼
造則被殺二命多寡既屬不同且一係拒捕殺人一
係鬪毆斃命其情罪亦絕不相類彼造並無應行擬
軍之人自未便獨將該犯減等定擬致與例意不符
若如山東司所擬郭興泗一命應照律勿論不在應
抵數內即應將孟洸瀲減等擬軍殊不知郭興泗若

抵數内即應將孟洸澣減等擬軍殊不知郭興泗若

非被殺身死即應問擬駢誅不在應行議減之列孟洸澣雖殺斃郭學儉一命按故鬪情罪不等之例亦不應遽行減軍豈有致斃二命反行減等定擬之理該犯致斃一家二命業因一命係屬罪人免其立決若再於例外推廣曲為寬減似非定例之本意檢查同治四年該省張青檵一起因見王二與伊父張玉華口角爭毆用槍扎傷伊父倒地張青檵奪槍將王二扎傷王二之弟王三幫毆亦被張青檵扎傷倒地王二王三均移時身死張玉華亦越日殞命將張青

槪從重以致斃王三一命照鬬殺律擬絞秋審擬以
情實辦理在案雖與此案情節稍有不同而其為此
造一命彼造二命則大畧相等彼案既未能從寛入
緩似此案亦未便破例減軍再孟洸澂與郭學儉爭
鬬之時孟繼東已被郭興泗扎斃亦與共毆致死者
逈不相同該撫將孟洸澂照鬬殺律擬絞尚屬允協
似可照覆至該司所稱該撫疏内係郭興泗拒傷孟
繼東身死孟洸澂格傷郭興泗毆傷郭學儉亦各身
死勘語則反似孟繼東將郭興泗格傷復無孟洸澂

死勘語則反似孟繼東將郭興泗格傷復無孟洸漇

與郭興泗格鬪一節與敘事處不符檢查原揭該縣

勘語已極詳明似係撫勘繕寫字句舛漏所有該司

駁令覆審之處應毋庸議是否仍候

欽定

山東司
同治九年

山東司　同治九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其有情節介在疑似而又例無恰合專條者總在承審之員虛衷詳鞫核其情節之輕重酌量科罪往往有原擬未協經部駁令再審即行遵照改擬者亦有所見既確雖經部駁仍照原擬題覆者誠以事關人命不厭詳求固不可意為重輕亦無容稍涉迴護總期無枉無縱方足以昭情法之平此案該犯王好因捻匪竄擾獨自在家看守嗣於庄衆夜驚倉皇禦敵之際甫將入屋一賊扎傷逃去適

李遂范闖入院內並未揚聲該犯亦未看清面貌意
謂係前賊糾夥報復用鎗將其扎斃該撫援照疑賊
致斃人命仍照鬬殺定擬之例將王好問擬絞候具
題經本部以該犯所疑之賊並非尋常鼠竊等類其
下手之時又因恐被殺害倉卒抵禦所致是其患切
剥膚寔有不暇審顧之勢似未便照尋常疑賊斃命
之案一體問擬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撫咨稱向辦
疑賊斃命案件總以死者是否平人為斷從未有強
分為疑竊疑強者若憫其情急勢迫竟爾置之不抵

恐啟兇徒狡供避就之端援引該省辦過張三仔等
成案聲明事同一律並以例內並無因疑捻匪致斃
人命作何治罪明文應否將該犯仍照鬬殺擬絞抑
或分別所殺之賊是捻是竊著為定例酌量議減之
處咨部核示等因本部查疑賊斃命之案例內並未
分別強竊治罪明文檢查亦無辦過似此減等成案
惟案情輕重各有不同此等捻匪肆擾殺掠形同叛
逆事非尋常所有即為案牘所無前經本部以該犯
性命介在呼吸誠恐稍一遲延或致遽遭殘害其驚

惶失措之情較尋常疑賊之案相去懸絕是以行令
另行妥擬該撫既經覆加研訊若以為該犯情節寔
可矜憫不妨酌減科斷如謂死者究屬平人無故慘
遭殺害該犯雖有可原之情於法仍應論抵亦應將
原擬無可改易之處聲明具題再由本部會同法司
題覆完結乃以應由該撫定擬具題之案因曾經部
駁輒復兩可其辭遽行咨部請示是情節介在疑似
之案悉聽部中自擬自核案情百出不窮事事預立
科條雖日定一例亦屬未能賅括該撫請分別所殺

之賊是捻是窃著為定例酌量議減之處應無庸議

所有王好扎死李遂范一案應令該撫詳核案情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同治九年

山東司 同治九年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鞏玉泇因劉黑向伊借錢回覆彼此互毆不過口角爭鬧常情並無別有嫌隙何以伊堂弟鞏玉沅等四人不約而同一時畢至共用刀械將死者攢毆致斃檢閱屍格死者身受各傷共十餘處之多迹其下手情形謂非預謀糾毆已難憑信至該犯先將死者左右眼胞左右腮頰毆傷俱能供指確鑿而於逸犯所毆之傷何以又復諉為未及看清如謂時在黑夜人多手襍或致不能看明部位其

何人執持何項器械及刀械兇器來自何處該犯近在目前何以亦不能指出無論鞏玉沅等猝遇攏勸不應俱持刀械而來即以死者所受各傷而論亦決無並未倒地以前遽能傷及左脚心之理所供尤屬不寔不盡且例內明言亂毆不知先後輕重有原謀則坐原謀為首無原謀則坐初鬬者為首該犯先將死者毆傷即係初鬬之人縱使寔在不能供出下手輕重亦應將該犯照例擬抵況核其情節種種支離難保非另有起衅別情糾衆將劉黑致斃因鞏玉沅

等在逃飾詞狡卸僅認毆打輕傷以為避重就輕地
步承審之員並不詳細研究任聽案犯狡避供詞遽
照共毆餘人律擬杖聲請監候待質轉置該犯初鬨
情節於不問設將來鞏玉沅等終未拏獲及雖獲案
均不能供明下手傷重之人必致羣毆斃命之案竟
無一人擬抵殊不足以重人命而成信讞案情既涉
支離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
提犯嚴鞫並嚴緝鞏玉沅等務獲質訊明確妥擬報
部到日再議

湖廣司
同治九年

湖廣司　同治九年

本部查差役倚勢嚇逼致令忿迫輕生擬流之例係指死由自盡者而言若糾夥向人追赶致被追之人失跌斃命即與死由自盡情節迥不相同自未便强行牽引致與定例不符今楊彬等奉票傳喚黃漢英赴審因其卧地潑賴將其手足捆縛追觧放後黃漢英索看差票收執跑走該犯喊同夥役向追致令黃漢英奔跑失跌觸發舊病氣逆血湧身死是其死由於跌跌由於追律以罪坐所由在尋常口角爭毆之案

尚應照鬭殺律擬以絞抵豈能因係差役釀命轉得量從末減該撫並不詳核例義遽將追赶跌斃之案率援嚇逼自盡之條復於流罪上量減擬徒殊覺輕縱罪名出入攸関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奉天司 同治九年

查律載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註云以捕亡一時忿激言若有私謀另議等語此指捕役殺死罪囚而言又例載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俱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杖九十等語此指有服尊長殺死卑幼而言又道光十二年本部議覆四川總督咨王啟盈殺死拒捕姦夫張正年案內通行凡應捕之人擅殺姦盜等項應死罪人俱

照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律畫一辦理等語此指應
捕之人殺死姦盜罪人而言至無干旁人殺死罪犯
應死之人例內並無治罪明文檢查歷辦成案如道光
八年四川省谷羅紹成主使羅九堃毆傷為匪族姪
孫羅錫華身死一案因羅錫華竊人晒穀被母彭氏
斥罵羅錫華頂撞並將彭氏推跌墊傷羅紹成因其
屢教不改又敢忤逆喝令羅九堃等用竹片將其毆
傷越十八日因風殞命羅紹成畏罪賄囑彭氏頂認
正兇該省以羅紹成喝令毆死羅錫華為擅殺應死

罪人係屬輕罪不議依行賄兇犯計贓治罪例擬徒經本部以羅錫華為匪忤逆推跌其母致傷固屬罪犯應死羅紹成喝令將其毆斃亦由激於公忿惟係無服尊長並非有服至親不得牽引擅殺應死罪人之例咨駁去後旋據遵駁將羅紹成照凡鬥因風身死例減流賄囑頂兇加等擬軍又道光十年江蘇省咨吳德仁活埋族婦吳許氏身死一案緣吳德仁係許氏之翁吳均重無服族弟許氏屢次違犯吳均重教令吳均重因其並不養贍向斥許氏頂撞並將吳

均重赶逐出外吳均重信知其子吳修道覆信内有投族處治之語後吳均重回家許氏仍不養贍吳均重赴祠向族衆告知旋即抱忿自縊吳德仁聞知忿激將許氏活埋身死該撫以吳德仁雖非許氏至親尊長惟係激於義忿致死蔑倫肆逆之犯若一律擬以駢首似覺無所區別可否於謀殺本罪上減等擬流之處咨請部示經本部以吳德仁既非有服尊長又非官司差捕自不得照擅殺應死之例惟該犯係族中輩分最尊之人殺死罪犯應死之族婦許氏之

族中輩分最尊之人殺死罪犯應死之族婦許氏之

夫信內本有投族處治之語其翁生前亦有赴祠告
知之事是該犯即有應捕之責應照罪人不拒捕而
擅殺律定擬咨覆又嘉慶二十五年江蘇省題童大
潮致死無服族姪孫童在詳身死一案緣童在詳詈
罵伊母致母氣忿自盡童大潮逼令童在詳胞弟童
連相等將童在詳推河溺斃聲明童大潮係童在詳
族祖並無服制因童在詳蔑倫不孝致母自盡該犯
激於義忿主令將其推河溺斃核與擅殺別項應死
罪人迥別且童在詳並無至親期功緦麻尊長祇童

大潮為輩分最尊之人未便僅照疎遠親屬一例問
擬將童大潮比照有服尊長殺死罪犯應死卑幼照
擅殺應死罪人杖一百例上酌加一等擬杖六十徒
一年至並非同族尊長殺死毆逆其父罪犯應死之
人近來並無似此恰合成案此案王懷淩與姜汶同
院居住姜汶素行不端其父姜幅來不能訓教其同
居胞叔姜春來時向勸解不聽將姜春來逐出在外
乞食姜幅來浼王懷淩勸其找回未允後姜幅來約
王懷淩食飯姜汶同坐飲醉姜幅來言及姜春來在

外困苦仍欲我回同住姜汶不忿頂撞姜幅來斥罵
向毆被姜汶推跌倒地磕傷腰腿王懷淩心懷不平
嗔斥姜汶忤逆互相罵詈姜汶揪住王懷淩髮辮拳
毆被王懷淩取刀戳傷胞膛等處殞命該府尹聲明
姜汶推跌其父雖罪犯應死惟王懷淩係屬旁人並
無訓戒之責仍照鬥殺律擬絞具題固屬照例辦理
第查無干旁人殺死應死罪犯大抵事屬姦盜者為
多因其事不干己即無義忿可言且恐有懷挾私恨
乘機殺害事後串揑情弊是以均照凡人謀故鬥殺

定擬所以杜殘殺而重人命者立法且有深意今此案已死姜汶以姪而驅逐其叔任令在外乞食以子而推跌其父致令磕傷腰腿其兇悖惡逆情形較之尋常姦盜罪人奚啻十倍該犯王懷淩與其父姜幅來同院居住姜汶逐出伊叔之後姜幅來曾託該犯勸令找回嗣復向該犯等言及仍欲找回同住即不得謂事與該犯全無干涉該犯目擊姜汶推跌其父成傷代抱不平將其致斃並無另有起衅别情較之鄰佑人等擅殺竊賊之案輕重尤相去懸絶設該犯

聽從其父喝毆致斃不過僅擬杖責今因其自行戳斃仍照凡人鬪殺律擬絞是以激於義忿之人而為罪犯重辟者予以實抵殊不足以昭情法之平在該省按律科罪固不能稍為寬減惟是執法貴乎衡情明刑即以弼教此等無復倫理之徒不獨王法所必誅抑且鄉里所共憤不獨聽從伊父致斃者其罪可以末減即自行將其致斃者其情亦大有可原若不問情節輕重但經致斃人命即擬絞抵是殺死蔑絕倫紀之犯與殺死平人一律同科將使此輩逞其惡

逆無人敢與抗衡勢必肆行無忌不至釀成逆倫重
案不止非特無以示區别而昭懲創且於世道人心
大有關繫職等再四酌核人命固不可無抵而事關
倫紀尤應量為權衡與其重死者之命為殘殺者嚴
立其防何如原該犯之情俾惡逆者無地自處非曲
法也正以倫常之大風教攸關寬一人之罪而使人
人咸知一經忤逆父母即為法所不容雖被外人殺
斃亦不予以實抵庶可惕然自返無敢肆其惡逆未
必非刑以弼教之一端也所有王懷淩一犯並非死

者同族固未便照童大潮成案於擅殺應死罪人滿杖罪上擬徒一年如照凡論擬以絞抵究覺法重情輕可否將該犯於鬥殺絞候罪上酌減一等擬以滿流之處恭候

欽定

同治九年

奉天司 同治九年

查律載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斷罪無正條引律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王懷淩與姜汶同院居住姜汶素行不端其父姜幅來不能訓教其同居胞叔姜春來時向勸觧不聽將姜春來逐出在外乞食姜幅來浼該犯勸其找回未允後姜幅來約該犯食飯姜汶同坐飲醉姜幅來言及姜春來在外困苦仍欲找回同住姜汶不忿頂撞姜幅來斥駡向毆被姜汶推跌倒地磕傷腰腿該犯心懷不

平嗔斥姜汶忤逆互相罵詈並被揪辮拳毆用刀戳傷姜汶身死該府尹聲明姜汶推跌其父雖罪犯應死惟該犯係屬旁人並無訓戒之責仍照鬥毆律擬絞具題固屬照例辦理惟是執法貴乎衡情明刑即以弼教無干旁人殺死應死罪犯大抵事屬姦盜者為多因其事不干己即無義忿可言且恐有懷挾私恨乘機殺害情弊是以均照凡人謀故鬥殺定擬所以杜殘殺而重人命者立法具有深意今已死姜汶始而驅逐其叔任令在外乞食追經伊父欲行找回

同住復敢頂撞將伊父推跌致傷此等兇悖惡逆之犯不獨王法所必誅亦且鄉里所共憤較之尋常姦盜罪人情節尤重該犯與其父姜幅來同院居住於姜汶逐出伊叔之後姜幅來曾託令代勸找回嗣復向該犯等言及仍欲找回同住即不得謂事與該犯全無干涉該犯目擊姜汶推跌其父成傷代抱不平將其致斃並無另有起衅別情核與致斃別項罪人情節亦大相懸絕雖其父並未喝令該犯下手毆打固不能照擅殺餘人例僅擬杖責若仍照凡人鬪殺

律擬以絞抵是以激於義忿之人殺死蔑絕倫紀之
犯與殺死平人一律同科不特法重情輕且於世道
人心殊有關繫衡情酌斷應請將王懷淩於鬥殺絞
候罪上酌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如蒙
俞允
臣部行文該府尹遵照辦理將該犯定地發配至配
折責安置該府尹疏稱姜汶云云

奉天司　同治十二年

奉

堂交核奉天司吉林將軍咨任瀛山與弟任青山扎傷劉海並劉海砍傷任青山各身死一案遵查此案任瀛山借給劉海錢文屢討未償嗣任瀛山與任青山同赴外屯討帳分携鉄鞭剷刀防身與劉海路遇提討前欠被斥互詈劉海用牛刀將任瀛山左額角等處砍傷任青山赶至奪刀亦被劉海用刀砍傷左肩甲任瀛山情急順用鉄鞭毆傷劉海顖門等處劉海

砍任青山用剝刀戳扎傷其左後肋等處任瀛山乘勢奪劉海腰掖尖刀戳傷其左肐肘等處劉海奪刀任青山復用刀砍傷其頂心偏右倒地移時殞命任青山越三十餘日因傷身死該將軍以已死劉海被任瀛山毆扎顋門等處均非甚重惟後被任青山砍戳傷顋門頂心等處傷至骨損應以任青山當其重罪任青山已於破骨傷正限内因傷身死任瀛山用鉄鞭共毆劉海殞命鉄鞭係例載兇器罪應擬軍第伊弟任青山已死非命該犯係毆傷砍死伊弟之

兇手應比照有服親屬毆死應抵正兇減二等例於
兇器傷人軍罪上減二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等因
洛部奉
堂交館核具說帖 職等查律載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
殺行兇人依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杖一百等語
此指本犯並未與人爭毆因有服親屬被人毆死還
殺行兇之人而言原其激於義忿志切復讐故可照
擅殺應死罪人律擬以滿杖又例載兩家互毆致死
一命其律應擬抵之正兇當時被死者有服親屬毆

死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此指本犯亦係在場
共毆因有服親屬被彼造致死還殺行兇之人而言原
以死者本係應抵正兇不得以兩人共抵一命故得
照鬬殺律減二等擬以滿徒至弟兄共毆一人致斃
弟係下手傷重應行擬抵過後亦因傷身死其兄在
場幫毆作何議減是否仍科傷罪例內並無明文惟
查親屬當場殺死應抵正兇例係於死罪上酌減二
等科罪則親屬當場毆傷應抵正兇亦即於傷罪上
酌減二等定擬亦屬情法之平檢查從前辦過成案

並不論當時及過後身死俱照殺死正兇例擬徒則幇毆有傷之犯似亦不分當時及過後身死均可仿照辦理今任瀛山與弟任青山路遇劉海索欠互詈均被劉海砍傷該犯用鐵鞭並奪獲尖刀任青山用剔刀各將劉海毆砍致傷殞命任青山亦於破骨傷正限內因傷身死如果劉海死於該犯所毆之傷自應於殺罪上酌減二等現經訊明劉海係被任青山最後下手砍戳傷顋門等處斃命該犯任瀛山僅止在場共毆即應於傷罪上酌減二等似無疑義該將

死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此指本犯亦係在場共毆因有服親屬被彼造致死還殺行兇之人而言原以死者本係應抵正兇不得以兩人共抵一命故得照鬪殺律減二等擬以滿徒至弟兄共毆一人致斃弟係下手傷重應行擬抵過後亦因傷身死其兄在場幫毆作何議減是否仍科傷罪例內並無明文惟查親屬當場殺死應抵正兇例係於死罪上酌減二等科罪則親屬當場毆傷應抵正兇亦即於傷罪上酌減二等定擬亦屬情法之平檢查從前辦過成案

並不論當時及過後身死俱照殺死正凶例擬徒則
帮毆有傷之犯似亦不分當時及過後身死均可仿
照辦理今任瀰山與弟任青山路遇劉海索欠互詈
均被劉海砍傷該犯用鉄鞭並奪獲尖刀任青山用
剥刀各將劉海毆砍致傷殞命任青山亦於破骨傷
正限内因傷身死如果劉海死於該犯所毆之傷自
應於殺罪上酌減二等現經訊明劉海係被任青山
最後下手砍戳傷顖門等處斃命該犯任瀰山僅止
在場共毆即應於傷罪上酌減二等似無疑義該將

軍將任瀛山比照有服親屬毆 死應抵正兇減二
等例於兇器傷人軍罪上減二 等擬杖九十徒二年
半情罪尚屬允協核與向辦成案亦屬相符似可照
覆是否仍恭候
欽定

直隸司同治十二年

查審理命案務須嚴究致死確情按律定擬況斃命後乘便攫取財物尤必供證確鑿方可信其初無圖財之心以期案無枉縱此案張得與已死郎閏歌先不認識張得赶集傍晚回歸適郎閏歌亦於是日與父郎發源由家用牛車四輛裝載柴枝至諸營變賣郎發源在彼有事將柴錢留下令郎閏歌先驅空車回歸張得瞥見郎閏歌問明姓名住處即與郎閏歌結伴同行至河邊張得央懇郎閏歌附車過渡未允

張得自脱鞋襪涉水過河跟隨郎閒歌牛車同走至二更時分張得行走困乏復向郎閒歌央懇搭車郎閒歌仍未應允並向張得刻薄互相罵詈張得拾石擲毆致傷郎閒歌左太陽郎閒歌撲倒車轅牽罵張得拔腰挾夾把刀迭砍致傷其左耳等處栽跌下車張得乘郎閒歌受傷昏暈起意將牛車四輛全行趕走變賣郎閒歌越日殞命該督以該犯將郎閒歌砍傷後竊去牛隻變訊係事後乘便攫取初無圖財之心將張得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

案情該犯張得因與郎聞歌途遇彼此問明姓名是時郎聞歌獨自驅趕空車四輛搭坐一人亦屬易事業已應允結伴同行何至不允附車過河似非情理所有即謂是因坐車起衅該犯已經拾石將其毆傷死者並未還手爭毆乃復用刀疊行兇砍重至致命骨損是何居心況死者年甫十七並非強壯可比該犯不爭鬧於初次央求不允之時而逞兇於過河人靜更深之後所供尤屬支離當死者昏暈跌地之時該犯方畏懼逃避之不暇輒公然將其牛車四輛全

行赶走自來絕少似此乘便攫取之案核其情節若
非該犯探知死者將柴枝賣得錢文起意搶奪即係
見死者年幼可欺圖謀牛隻在途將其殺害到案揑
詞支飾希圖避就且檢閱原揭該犯僅供將車赶走
次早牽牛售賣即被盤獲其將車輛赶至何處存住
並未供明至行兇之刀時始終均未起獲該犯於承
招後又復屢認屢翻更難保無知情同謀及在場幫
毆之人承審各員並未研切根究遽憑該犯狡飾之
詞謂非有心致死並聲明事後乘便攫取財物率照

毆之人承審各員並未研切根究遽憑該犯狡飾之
詞謂非有心致死並聲明事後乘便攫取財物率照
鬬殺定擬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多疑竇罪名出入
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嚴鞫務得
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同治十二年

山東司同治十二年

臣等詳核案情該犯張思明因伊妻王氏私逃託令李大牛之弟李二牛訪查踪跡日久未回找李大牛查問致相罵詈該犯被死者撲毆用手扭住死者衣帶聲言找人理論死者掙脫身拔出身帶小刀向該犯手上狠戳該犯瞥見將手鬆放其時死者手內所持之刀勢必向外撲空斷無向內自戳之理如謂一時收手不及自行誤戳則傷及皮膚亦必負痛而止何至肚腹一傷重至透內腸出是該犯所供死者自

行誤戳係屬一面之詞雖有屍堂叔李正芳路過查
問究在事後其餘該犯與死者爭毆並未在場目睹
難保非該犯有心致死到案捏詞支飾為狡卸地步
承審各員並不詳核屍傷研鞫下手情形率據含混
供詞遽行定擬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未確鑿罪
名出入攸關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
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福建司光緒元年

查律載鬬殺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等語此案阿山係暹羅國人在布國人往鋼船上充當水手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初五日船到厦門停泊阿山與同船水手上岸玩耍傍晚轉回路經港仔口他方因食醉將不認識之華民劉拔水菓擔踢翻爭鬧劉拔手拏木杆赶毆阿山隨拔身帶小刀戳傷劉拔左血盆骨身死前據該督以可否照中國律例辦理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示覆經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片稱查暹羅本係中國屬國其人有犯應如何
定擬片行刑部檢查例案抄録片覆以憑核辦經本
部查屬國人致死華民案件遍查律例並無作何定
擬專條檢查道光八年四川總督題夷婦恒白謀殺
漢女黎貴姑身死一案恒白係土目家奴之妻黎貴
姑係屬良民該省將恒白依謀殺人造意斬律擬斬
監候經本部照擬題覆惟查土目夷奴殺死良民與
屬國人殺死民人情節微有不同聲明可否將暹羅
國人戳死尸民一案比照中國律例辦理之處片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核辦理等因在案茲據該督咨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核辦理等因在案茲據該督咨
稱此案訊供後當以暹羅並非有約通商之國閩省
從無辦似此成案該犯既充布國船上水手又係
代辦布國栢領事戚林協同獲解即經照商柏領
事覆稱以該犯阿山雖在布國商船為水手究屬暹
羅國人並非伊國管轄按萬國公法一定規矩遇有
彼國人充此國船上水手有犯船上條約及有違水
手分內之事即可由該管官員辦理如別滋事端該
管官不能越俎干預等因詳奉咨准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核覆以從前曾有暹羅國人蚶宻在福建傷死
和國人明蛾之案將該犯監禁候辦嗣據和國領事
官以該犯患病沉重不忍令其瘦斃送交暹羅國自
行辦理嗣又有暹羅國人塔布在天津扎傷水國船
主一案亦經將該犯監禁尚未酌定辦法該犯旋即
在監病故此雖均係暹羅國人滋事之案惟所傷俱
係外國人與此案情形不同今該犯阿山仫傷係中
國人本衙門並未辦過似此成案且據德國領事聲
稱按照萬國公法不能越俎干預是此案與德國並
無交涉僅係暹羅國人傷斃華民事非應隸本衙門

無交涉僅係暹羅國人傷斃華民事非應隸本衙門辦理應由外酌度核辦等因復查乾隆八年間有廣東香山澳門洋人嘆咄嘘戳傷民人陳輝千身死一案將嘆咄嘘照外國刑法用繩勒死並經奏准嗣後在澳民番有干謀故鬬毆等案若洋人罪應斬絞者相驗時訊明確切通報查核如果案情允當即批飭地方官同洋人頭目將該犯依法辦理免其解勘仍據實奏明將供招報部在案又道光八年四川省題恒白謀殺黎貴姑身死一案查恒白係洋人木植之

妻已貴姑係漢民黎明榜之女例無洋婦謀殺漢女治罪明文將恒白依謀殺人造意律擬監候此案暹羅國人阿山戳傷華民劉披即紀披身死例無治罪明文查核成案辦理又屬各別碍難定擬應否照外國刑法用繩勒死抑仍照鬪殺本律問擬遇有

恩旨

應否准予分別減免抑或將該犯解歸暹羅國自行懲辦之處咨部覈覆等因經本部片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抄錄上年咨覆該省辦法核與該督原咨無異 查暹羅國人阿山戳傷華民劉披身死本部遍

查律例並無屬國人致死華民作何定擬專條亦無

查律例並無屬國人致死華民作何定擬專條亦無辦過此案成案該犯曾充布國商船水手業據該督查明該犯係暹羅國人並非伊國管轄又係別滋事端與布國並無交涉該督所引乾隆年間廣東香山澳門洋人嘆咄嚧戳死民人陳輝千照外國刑法辦理一案查彼案兇犯係屬洋人與此案兇犯係暹羅國人本為中國屬國者情形不同即道光八年四川省題夷婦恒白謀殺漢女黎貴姑身死一案恒白係土目夷奴殺死良民亦與此案情節稍異惟既據該

刑律人命

鬭毆及故殺人

督咨請部示衡情酌斷自應將暹羅國人阿山戳斃
華民一案援引四川省土目夷奴恒白殺死漢女黎
貴姑之案比照中國律例依鬥殺本律問擬應令該
督速飭審擬具題該犯事犯到官在同治十三年十
一月十五日
恩旨並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恩詔 以前應否減免應俟該督審擬具題到部再由本部
會同核擬題覆相應咨覆該 督並咨呈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可也

廣西司 光緒二年

臣等查鳥鎗為害最烈一經施放殺人即應照故殺律擬斬至被此互相爭鬪用鎗銳抵格鬪打不期震動火機致斃人命雖與有心施放稍寬有間惟既經用以殺人似難曲為寬貸檢查道光二十年四川劉守汶廣東潘亞組二十四年湖廣戴組興二十六年湖廣張旺錦二十七年直隸楊進鈺咸豐九年山西李鱉娃各起均係用鎗統抵格不期碰動火機致斃人命仍俱照鳥鎗殺人本例問擬並不因其尚非有

心施放曲從寬典誠以鳥鎗為軍營利器本非民間
應有之物如寔係被追絆跌不期鎗發斃命原非該
犯意料所及尚可原其並無争鬪情形量從末減若
被以棍來此以鎗往以致震動火機轟斃人命不得
謂非意料所及向俱不論是否有心施放悉照本例
一體同科以昭懲創今鄭大因黄三赶毆鄭二十六
上前攔獲被黄三舉棍向毆該犯明知鎗內装有藥
砂一經持以抵格豈不慮及鎗發殺人且當黄三舉
棍向毆之時該犯鳥鎗火繩均在手内操縱俱可由
己亦難保非當時有心點放事後飾詞抵禦以圖避

已亦難保非當時有心點放事後飾詞抵禦以圖避
所供用鎗抵格不期震動火機等語殊難憑信即使
供情屬寔惟因抵格而鎗發因鎗發而殺人按照臣
部向辦成案不能因非有心施放遽寬其火器殺人
之罪即不能以死係誤殺得援引鬬毆誤殺旁人之
條自應將該犯照因爭鬬擅將鳥鎗施放殺人以故
殺人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例定擬該撫照鬬毆誤
殺旁人以鬬殺論擬絞核與例案不符罪關斬絞出
入臣部仍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

山西司光緒五年

山西司 光緒五年

臣等查謀殺十歲以下幼孩將造意為首及從而加功之犯擬以斬絞立決之例原以幼穉無知輒敢蓄意謀殺故特嚴立科條用昭懲創然必寔係預謀殺害方可援照定擬若核其情節係臨時起意致死即屬故殺自不得牽引謀殺之條致二命俱罹重典查楊保娃係王氏賣休媳前夫之子與王氏等應同凡論王氏因楊保娃溺炕用銅烟袋毆打本無致死之心旋因其哭喊頓起殺機逼令伊子于毛小仔用鉄

斧砍斃寔屬故殺與預謀殺害者不同至于毛小仔係伊母逼令下手並未先時預謀應比照威力主使致死下手之人減等律擬流該撫將于王氏于毛小仔依謀殺十歲以下幼孩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立決引斷既未允協罪名亦關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光緒五年

臣等詳覈案情該犯王七兒因與張皂兒用石猜賭錢文致相口角用脚將其蹬傷致斃如果畏懼起意移屍既已央允郝膈蹋幫抬何以又用皮條蘇繩拴縛其咽喉是何居心查閱屍格原驗咽喉練痕黄黑色與洗寃錄內載死後被人用繩索繫縛深入只是白痕者不符雖原揭訊據仵作供稱移屍距蹬傷之時尚在須臾之間張皂兒雖已氣絶殞命其血脉上湧尚未停滯並質訊犯証人等僉稱移屍時該屍

心口尚温亦恐係捏詞支飾即難保無勒斃情事且
郝騰蹋始而因恐受累向王七兒不依繼復幫同移
屍尤非情理所應有案情既有疑竇罪名出入條關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提集犯証嚴鞫務得確
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光緒五年

廣東司

臣等查該犯楊亞岳於同治七年外出光緒四年回家事隔止十一二年何遽將其妻陳氏年貌行動記憶不真迨該犯誤認馮劉氏與其妻相似前往盤問其時馮劉氏僅向斥罵並無揪住該犯不放情事該犯自知錯誤業向賠禮儘可即行走去何以必待馮劉氏撲毆復向抵格用拳將其毆傷以致馮劉氏落涌淹斃至屍姪馮賢瀧原呈僅稱伊嬸馮劉氏被楊亞岳用拳毆傷跌涌身死其因何跌落涌內是否因

失跌所致未據取具確切供詞案情既涉支離臣部
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核實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貴州司　光緒六年

查律載弟毆兄之妻至死者依凡人論又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各等語此案王汶近因兄妻何氏邀同其母弟何丑强割伊田穀攔阻被罵何丑拔刀向戳該犯輒奪刀戳傷何丑及何氏各身死何氏等强割伊田穀訊因該犯與兄涉訟致兄逃亡在外兄妻口食難度起衅何氏等不得謂之罪人該犯係何氏夫胞弟情誼最親何丑係何氏母家降服胞弟情誼稍疏何氏及何丑亦不得以一家

論該犯將何氏等致斃按弟毆兄妻至死依凡論及
凡人鬪殺二罪均應擬絞應從一科斷犯雖自首無
因可免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王汶近合依
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

四川司光緒六年

本部查共毆案内餘人在監病故必實係毆有致死重傷方准抵命若餘人所毆之傷不足致死概不得濫准抵償今任永周起意糾毆致李登爵等各用刀將劉六萬砍傷殞命時已昏黑記不清何人砍傷何處旋復燒屍滅迹無憑相驗茲據咨稱委審各員以李登爵所砍之傷果否足以致死介在疑似現已監斃原謀應否議減無案可循援例詳請咨核係為慎重人命起見且病故之犯罪名已至擬軍去死止爭

間在尋常共毆之案徒杖以下人犯病故尚應將絞
犯減流豈軍犯病故可置不議不知此案病故之犯
係因兇器傷人擬軍與毆有重傷無涉該督聲稱未
能定其下手輕重即不能同於毆有重傷洵屬定論
既不能指為毆有重傷又安得濫准抵命轉使應抵
正犯得蒙寬減再查任永周等如果意止尋毆何以
預各攜刀前往其是否糾毆抑係謀殺未據取供咨
亦難懸斷即使謀殺屬實例內並無罪坐原謀案內
餘人病故減流明文況當場喝令情節尤近主使若

因傷證未明之餘犯病故遂寬其造意首禍之誅殊

餘人病故減流明文况當場喝令情節尤近主使若

因傷逾未明之餘犯病故遂寬其造意首禍之誅殊與例意不符檢查咸豐八年十一月間直督題張添珩等亂毆張順河身死一案其助毆餘人張麻藍仔於到官後未結前監斃不准抵命仍以張添珩原謀為首擬絞曾經本部照擬題覆核與此案事犯雖別罪同一律比類參觀可以隅反所有任永周一犯減流之處應毋庸議應令該督飭令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相應各覆該署督可也

河南司光緒六年

河南司 光緒六年

奉

堂交核河南司議駁河南巡撫題范洪叙等共毆陳有會等先後身死一案查例載共毆人傷皆致命如當時身死則以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若當時未死而過後身死者當究明何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等語此條例文原係雍正三年律後按語於銓解律文畢用再字更端曰共毆人傷皆致命以最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如當時身死則坐後下手者無疑若當時

未死而過後死者當究明何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
不得概坐最後下手之人蓋因律文但言共毆人致
死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設遇有案內數人傷皆
致命礙難定擬故特立此段以補律所未備詳繹坐
後下手者無疑一語則未有按語以前即係照此定
擬既有按語以後更可知矣特例無明文援引終鮮
依據故乾隆五年將按語修纂為例遵行已久從無
岐誤此案范洪叙因索欠喊同范清蘭向陳有會之
姪陳留鎖追赶陳有會攔阻撲毆范清蘭用棍毆傷

姪陳留鎖追赶陳有會攔阻撲毆范清蘭用棍毆傷

其偏左連左額角骨微損范洪叙拔刀連扎傷其左

腿骨損倒地移時殞命該撫聲明陳有會身受各傷

惟被范洪叙最後扎傷左腿深至骨損為重將范洪

叙依律擬絞河南司以范洪叙刀扎左腿二傷在不

致命部位范清蘭棍毆偏左連額角一傷係在致命

部位應以范清蘭擬抵援引洗寃錄及致命論抵例

駁令再行妥擬奉

堂交館核　職等查洗寃錄載相毆有致命之處有致命

之傷頂心顖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

死之處腦後額顱胸膛脊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
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腸流此致命之傷等語律例
致命字樣由此而出所謂致命傷及傷皆致命指肉
綻骨裂等項而言與部位無涉所謂致命指頂心顖
門等處而言與重傷無涉律註致命傷重四字可分
可合分言之致命而傷不重傷重而非致命合言之
則致命而又傷重已包致命論抵之意雍正三年例
文特就而引伸之所謂論抵者辨論而求其誰為應
抵與擬抵不同故本條於一人獨毆人致死不曰致

抵與擬抵不同故本條於一人獨毆人致死不曰致
命不致命皆論抵償而曰無論致命不致命皆擬抵
償蓋應抵無疑不待再論必有疑始須論也今范清
蘭棍毆陳有會偏左連左額角骨微損范洪叙拔刀
連扎傷陳有會左腿骨損倒地移時殞命傷皆致命
死未逾時范洪叙下手在後正與共毆人傷皆致命
如當時身死則以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之例相符
該撫將范洪叙擬以絞抵係屬照例辦理河南司將
致命傷與致命混而為一將論抵與擬抵混而為一
遂疑范洪叙傷非致命與當其重罪之例不符范清

蘭傷在致命與應抵之例相符係屬誤會例意應勿
庸議惟餘人病故准其抵命將下手應絞之人減等
擬流之例係指致斃一命及二命非一家者而言若
案關非一家三命以上歷辦成案雖有餘人病故俱
不准其抵命仍將下手傷重之人擬以絞抵此案已
死陳有會陳有善係兄弟一家二命與致斃非一家
三命以上同一情重該撫因毆有致死重傷之范清
蘭在保病故將下手應絞之范洪叙減等擬流亦未
允協謹繕具說帖並另擬稿尾呈

允協謹繕具說帖並另擬稿尾呈

堂是否仍恭候

鈞定奉

堂批明辨以晰亦復精確不易然不免有以意附會之

處餘詳各稿尾內

四川司
光緒七年

四川司 光緒七年

臣等查徐立茁田水如係於公共地內挑築池塘占為已業因被胡得修穵放將其致斃自應照鬭殺擬絞若係於已業地內費用工夫挑築瀦蓄及雖係公共渠堰而該犯已用工力車戽入田因被胡得修穵放將其致斃即係擅殺檢查各供僅稱胡得修在徐立茁業界穵放田水究竟其水是否公共並是否由公供池塘車戽入田之處未據供明原揭亦未據聲明踏勘該田水究應何人管業遽將該犯照鬭殺律

定擬案情殊涉含混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
提犯研鞫務得確情詳細聲敘明晰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

四川司

光緒七年

本部查共毆案內幫毆餘人到官病故應否准其抵命總以是否毆有致死重傷為斷如果餘人與正兇所毆傷痕輕重畧等均足致死餘人雖係在保病故向准比例將下手應抵人犯減流若餘人之傷與兇犯之傷輕重懸絕即不得為毆有致死重傷之餘人雖到官後監斃在獄亦不准將下手兇犯遽予減等歷來俱係如此辦理並無歧誤今楊潘懙與楊蒴蔓共毆徐兆虎身死檢閱屍格楊蒴蔓金刃致傷徐兆

虎左臂膊左手腕木器鐵器毆傷上唇吻左右肐肘左手腕近上雖至十一傷之多僅止青黑紫紅並未損折其毆落門齒二枚亦與損骨有間即用刀夫戳傷左臂膊左手腕亦甚輕淺既非致命要害又非致死重傷若非楊潘㒨最後用刀戳傷致命肚腹深至透內腸出斷不至於斃命是楊萌蔓毆戳各傷較該犯楊潘㒨所戳之傷輕重懸殊該前臬司所云例意著眼在致死二字又云必餘人所毆之傷與正犯之傷相等等語最爲確切之論該府委等所援成案均

傷相等等語最爲確切之論該府委等所援成案均與此案不甚恰合自未便以毆非致命重傷之餘人瘐斃將應抵正兇減流致與定例及通行不符即所云餘人按照刃傷律罪應擬徒已在保病故等語亦未聞共毆案內凡罪應擬徒之犯病故即將正兇概行減等之理似應照該前臬司所議將楊潘懱仍依本律擬以絞抵惟全案供招未經咨部情罪尚難盡確應令該督詳核例意速飭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光緒七年

奉天司 光緒七年

查律載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弟妹毆兄之妻至死以凡論註云不言妻毆夫兄之妻者與夫毆同各等語此案周呂氏因周蕭氏強取伊夫分受房地文契向攔不服致相罵詈輒用剪刀木棒扎毆致傷周蕭氏身死已死周蕭氏係周呂氏夫兄之妻按律註應與夫毆同科該督聲稱例無治罪明文服屬小功將該氏比照弟妹毆兄之妻至死以凡論依鬥殺擬絞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

協應即更正周呂氏合依妻毆夫兄之妻與夫毆同弟毆兄之妻至死以凡論鬬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等疏稱云云

四川司 光緒七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嚴究致死確情不得任聽狡避供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楊葉氏與母家無服族兄葉回春素睦無嫌葉回春平素不務正葉楊葉氏屢向勸誡不悛嗣楊葉氏在門外削篾葉回春路過楊葉氏復勸其務正葉回春村斥多管楊葉氏分辯葉回春與葉楊氏彼此互詈葉回春用拳向毆楊葉氏順拏削篾尖刀劃傷其左眼胞葉回春雙脚輪踢楊葉氏戳傷其左右膁肕葉回春撲向抓扭楊

葉氏閃側戳傷其左臂近左葉回春彎身拾石楊葉氏戳傷其左右腿肚葉回春轉身抓住楊葉氏髮髻撳按楊葉氏戳傷其左脚外踝等處葉回春鬆手奪過尖刀向戳楊葉氏一時情急復拾石上鉄鋤嚇𨨏傷其顖門倒地殞命該督以葉回春係楊葉氏母家無服族兄至死應同凡論將楊葉氏依鬪殺律擬絞等因具題 臣部詳核案情葉回春係楊葉氏母家無服族兄本非至親且該犯早經出嫁於葉回春務正與否有何關涉况葉回春從葉氏門外路遇並未停

與否有何關涉況葉回春從葉氏門外路遇並未停

步交談葉氏哭然勸其務正似非情理所應有檢查
各供亦無葉回春如何不務正業寔據該氏竟用刀
將葉回春送戳並拾鉄鋤嚇鎵傷至十餘處之另迹
其下手情形難保非另有起衅别情及有心致死事
後揑詞支飾以為狡卸地步承審之員於此等命案
並不詳核屍傷悉心研鞫率據趨避供詞定擬殊不
足以成信谳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碍
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

光緒八年

四川司　光緒八年

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又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楊葉氏因勸葉同春務正不服爭角將其劃戳傷身死前據該督以葉同春係該氏母家無服族兄至死應同凡論將楊葉氏依鬬殺律擬絞具題經　臣部查核案情死係該氏母家無服族兄本非至親且該氏早經出嫁於葉同春務正與否有何關涉檢查各供亦無葉同春不務正業實據該氏竟用刀將葉同春迭

戳並拾鐵鋤嚇鎵傷至十餘處之多難保非另有起衅別情及有心致死事後捏詞支飾情事駁令研鞫妥擬去後茲據該督遵駁逐層覆訊該氏因前在母家時與葉同春同院居住十餘年互相關照嗣伊出嫁復與葉同春往來故服制雖無情義較重因其素不務正在外嫖賭忘歸將家產蕩盡是以伊屢向勸誡迨後伊在門外剃篦葉同春路過曾經坐地歇氣彼此閒談因聞葉同春仍前在外遊蕩歸家日少且見其身穿衣衫襤褸故復勸其改務正業葉同春不

見其身穿衣衫襤褸故復勸其改務正業葉同春不

服村斥互詈爭角致將其戳錄傷身死妻非有心致
死亦無起衅別故伊前到案時以為此等情詞與正
案無關緊要是以未經供及質訊見証約鄰人等並
屍妻葉徐氏供俱無異將楊葉氏仍照原擬等因臣
等覆加查核該氏以孱弱婦女致斃年歲相當男子
該氏未受寸傷亦無一人幫毆竟能戳錄至十餘傷
事理已屬離異如果實係情殷規勸並無深仇積恨
下手亦不應如是很毒即謂該氏與死者同院居住
十餘年出嫁後彼此往來惟其互相關照是以勸其

務正則起釁根由實在於此原題刪去此層便覺不近情理該督乃謂與正案無關緊要未經供及若非未能究出實情即屬刪減情節辦理殊覺草率既據該督覆訊並無別情臣部亦未便再行駁飭致茲拖案應如該督所題楊葉氏合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嗣後辦理命案該督務須嚴飭所屬悉心研鞫將起釁情節詳細敘入揭帖以憑核辦不得刪減供招稍涉含混以重人命而慎刑章

核辦不得刪減供招稍涉含混以重人命而慎刑章

該督疏稱云云

光緒八年

福建司 光緒八年

查該省歛錢械鬥案件例有明文遇有此等兇徒自應從嚴懲辦庶惡風或期漸息詎可意存銷滅分案另結致失立法本意本部詳核以上二案該撫同日出咨犯俱係江西客民地俱係建陽縣茶坊墟時亦俱在七年六月以內乃該撫於周鴻恩糾鬥未成一案則稱江西客民與興化人兩造均欲互鬥經該營彈壓解散於建陽縣初恭永緝一案則稱興化人與江西客民互鬥銃斃二命兇犯脫逃推原其故不過將糾衆械鬥重案含混分結而忘兩咨措詞之自相矛盾也且

姑就周鴻恩糾鬧案情而論如果實係在茶坊糾約未成江
西客帮亦不允出錢助鬧則該縣訪聞以後飭差一二幹役
即可將該犯拏獲又何必會同守汛千總並咨請霆慶前營
兵勇圍拏且周鴻恩一造如果僅止周榮發黃得勝二人跟
隨則獲縣即可審辦該縣又何以稱其黨散居縣轄者甚多
難保不別釀事端稟請解府該府又何以復稱棍徒匿名揭
帖散布訛言欲集眾搶犯稟請解省是明明一械鬧已成巨
案該縣始而請兵繼而提省審辦情形已歷歷如繪該犯雖
於六月二十一日拏獲起意實在前數日而銃斃二命之

於六月二十一日拏獲起意實在前數日而銃斃二命之
案已於六月初十日報官彼此參觀若非一案分辨
即係一衅相因連日械鬥該撫並不認真辨理僅將
飲錢糾鬥首犯問擬軍戍於毆斃二命兇犯則以在
逃開參了事似此顯相牴牾尚復成何政體且該省
械鬥之風最盛而建漳各府尤多例內特立專條用
昭懲創乃近十數年來從未見該省辦過一案無非
恃此分案辦法巧為銷彌遂致定例幾為虛設殊非
慎重刑章之道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查明茶坊
墟糾鬥兩案是一是二兩咨何以參差不符並周鴻

恩糾閙未成因何請兵圍拏之處詳細聲覆並查取
捏報職名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安徽司 光緒八年

臣等詳核案情該犯陸萬因與江荒等在河洗澡遥見對岸浣衣少婦輒即指令大家觀看出語戲謔就起衅情節而論理已甚曲且該犯如果與江荒同在河邊洗澡其相離深水處所當必甚遠何以江荒一經被推失跌即致溜入深水以後該犯自必急忙喊救何以任聽溺斃竟置之不顧揆其情形恐係該犯因指少婦對衆戲謔被江荒理阻不服氣忿有心推溺事後捏飾供詞以為狡卸地步況其弟江臭曾見

拉救斷不能默無一言且水之深淺不難一望而知
豈肯故行走入深處何以江與舉足下水即溜入河
心似亦不應如此巧值更難保非該犯因江與攏救
互相爭鬧乘勢推入深水以致同時斃命承審之員
於此等溺斃弟兄一家二命重案並不詳細研鞫率
據該犯起避之詞輒謂江蒞一命係無心致死其另
釀一命非該犯意料所及仍照鬭殺律定擬殊不足
以成信讞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
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浙江司　光緒八年

臣等詳核案情該犯之父王正池先被王加維扭跌倒地用石塊毆傷頂心顖門喊救王加維復舉石塊欲毆如果該犯此時情急救護將其毆斃尚可援例減流乃王加維業經鬆手向王拾升砍傷係屬彼此互鬪即與救親事在危急情節迥不相同且爾時伊父未被揿按自必急忙起身何以仍在地上躺臥復被王加維揢住咽喉不放似非情理所有顯係該犯事後捏嗣裝點即使所供屬實該犯既因與王加維

互鬪逞兇斃命事後復將王加維之子毆傷此等案情即核辦秋審時亦難率行議矜豈能於定案時率行減流致與例意不符承審之員於此等人命重案並不悉心研究率憑該犯揑飾之詞遽照救親情切援例兩請實不足以成信讞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西司 光緒八年

本部查買休賣休律應離異男女有犯殺傷固可依凡人科斷若窮民因貧賣妻係屬出於無奈即買者知情向亦有酌免離異成案至此等酌免離異夫婦如有相犯應作何治罪雖近年查無成案可據第既免離異則夫婦名分已定自不能仍依凡人科斷致與應行斷離者漫無區別今戎氏係前夫張雙全因災荒不能養活央媒賣與郭四為妻較尋常買休者已覺有間且該省既有通飭頒示民間凡災荒賣妻

不准控爭仍歸後夫完聚自係因災歉異常此等案件甚多因而酌量辦理情法尚得其平郭四買娶戕氏係在通飭以前其應以夫婦論更無疑義郭四將戕氏並其胞弟戕五毛子致斃自應從一科斷依閗殺律擬以絞候若如該臬司所稱通飭並未咨部示遵恐難引用此乃爾時辦理疏漏何能因噎廢食況死者均理曲逞兇該犯買娶又在災荒之時即使該省並無通飭似亦難將該犯照毆死一家二命例擬以絞決惟該撫僅略舉數語並未將全案供招詳敘

以絞決惟該撫僅略舉數語並未將全案供招詳叙

案情是否屬實本部無從懸擬應令該撫作速按律

妥擬到日再議可也

光緒八年

山西司光緒八年

謹

奏為覈覆外省命案有關斷離律無專條謹由題改奏

請

旨遵行事刑科抄出山西巡撫張之洞題薩拉齊廳寄民

杜存等共毆潘廣錄身死餘人杜四到官病故一案

光緒八年八月初六日題十月十七日奉

旨該部核擬具奏欽此查原題內稱緣杜存籍隷河曲縣

寄居廳屬將女杜氏嫁與潘廣錄之子潘汰為妻杜

刑律人命　　鬬毆及故殺人

氏平日侍翁孝順潘廣錄素性急躁杜氏作事稍不
遂意時常毆罵杜氏未敢言語杜存痛惜其女心懷
氣忿光緒七年閏七月初四日潘廣錄因杜氏造飯
遲延又復罵詈杜存聞知氣忿莫遏欲與理論次日
至潘廣錄家斥其不應時常毆罵兒媳潘廣錄斥言
杜存偏護互爭杜存之子杜伏娃子趕往解勸路遇
族叔杜四告述前情邀允同往帮勸杜伏娃子上前
攔勸潘廣錄疑帮互詈彼此揪扭跌倒杜四用鉄钁
毆傷潘廣錄脊背近右杜存用木棒連毆傷潘廣錄

毆傷潘廣錄脊背近右杜存用木棒連毆傷潘廣錄

右臀等處潘廣錄拔刀稱欲與杜伏娃子拚命杜存用木棒將刀格落毆傷其腦後鬆喊倒地維時潘汰與杜氏均在地內摘豆聞知同家看明詎潘廣錄至初六日因傷殞命報驗審訊餘人杜四在押患病保醫在店因病身死將杜存援例減等擬流等因具

題前來 查例載共毆案內下手應擬絞抵人犯遇有餘人內毆有致死重傷之人到官以後未結之前監斃在獄准其抵命將下手應絞之人減等擬流等語此案杜存因出嫁之女杜氏被氏翁潘廣錄時常毆

罵心生痛惜往向潘廣錄爭論輒同杜四等將潘廣錄共毆身死查潘廣錄身受各傷惟後被杜存毆傷腦後骨損為重應以擬抵第餘人杜四所毆致命脊背一傷重至骨損亦足致死業於到官在押病故命已有抵自應將下手應絞之犯按例減等問擬應如該撫所題杜存合依共毆案內下手應絞人犯遇有餘人內毆有致死重傷之人監斃在獄准其抵命將下手應絞之人減等擬流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折責安置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具領以

配折責安置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具領以
資營葬該撫疏稱杜伏娃子合依餘人杖一百律擬
杖一百杜四在押病故店保人等並無淩虐情弊等
語均應如該撫所題辦理杜氏一犯該撫以未能先
事承勸起衅釀命比照子貧不能養贍致父母自縊
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擬流收贖係屬酌量辦理至
杜氏應否離異歸宗該撫並未議及自係因律無專
條未便例外加重 臣等伏思事無害於倫常民間可
聽其自便義有時而斷絕門內難掩以私恩案情百
出不窮往往有律例未盡賅載全在司讞者准情酌

理折衷至當所以春秋比事不廢屬辭漢唐引經用斷疑獄蓋自古為然也況案關父仇事值倫變若拘泥例無明文而不釐正其失則因仍苟且之間即乖明刑弼教之道今潘汰之父被杜氏之父毆死則杜氏乃仇人之女潘廣錄之死杜氏雖不知情實由杜氏而起則杜氏亦潘汰之仇以仇之女為妻不可以仇為妻更不可春秋公羊傳曰仇讐不交婚姻穀梁傳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夫魯忘仇為齊主婚春秋猶非之而況自為妻乎文姜孫齊春秋削其

婚春秋猶非之而況自為妻乎文姜孫齊春秋削其
姜氏左氏曰絕不為親夫母尚可絕又何有於其妻
乎漢時梁人有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議以
非司寇而擅殺夫因父仇殺母尚以擅論又何有於
離異其妻乎唐律戶婚篇云諸凡義絕者離之長孫
無忌等疏義謂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
父母姑姊妹自相殺皆為義絕唐律集秦漢以來法
書大成斟酌最為盡善明言應離更屬可則又考之
隋史南陽公主適宇文士及士及兄化及行逆公主
為尼士及請見公主不許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

手刃君者謀逆之日察君不與知耳訶令速去夫婦女有從夫之義尚可以仇而絶夫而謂夫不可以絶妻其義安在宋元豐中壽州民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刑曹駁之曰毆妻父母即是義絶況是謀殺不當坐其妻又莆田民楊訟其子婦不孝官為逮問則婦之父為人毆死楊亦與焉坐獄未竟遇赦免婦仍在家攝守陳振孫謂兩下相殺義絶之大初問楊罪時合勒其婦休離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即有相犯並同凡人此婦不合收坐斯二案皆

違法即有相犯並同凡人此婦不合收坐斯二案皆義絶之事明臣邱濬載入大學衍義補其按語謂生身之恩重於伉儷之義女子受命於父而後有夫因夫而有舅姑異姓所以相合者義也義既絶矣恩從而忘名儒之論足維世教正可與此對觀然猶異代事也

國朝道光十一年山東兩令約為婚姻尚未迎娶後因事婿父戕女父死女不忍事仇自經死

詔旌其孝此女卓絶之行善處變以全節固不可望之鄉閭愚婦而當時議者咸謂女即不死其義已絶後有此

光緒八年

山東司 光緒八年

本部查死罪人犯在監復致死人命擬以立決之例原指有心行兇者而言若因瘋發無知自當免其立決稍示區別然必實係因瘋方可衡情酌斷今查核案情該縣監獄外住户家失火並未延燒監獄本不為變如謂該犯膽怯受驚則在監應已失其常度王樸目擊情形何以不報明該官加意防範如謂在監時舉動照常則出監後去後甚遠更無可驚何致陡然瘋發難保非素挾已死王樸防範嚴密之嫌乘機

報復或起意殺人逃走追不能脫身因而裝瘋掩飾檢查原咨僅畧舉數語並未聲明曾否取具屍親刑禁人等切結及有無訊取死者生供遽以免其立決等因咨部請示本部礙難懸擬再查王岡於光緒六年正月間事犯後並無展限何以至今尚未訊結殊屬遲延應令該撫再行研鞫確情按例妥擬具題並將承審遲延職名隨本附叅到日再議可也

湖廣司 光緒八年

查江華縣詳報羅子運羅回先羅子用何大忠等受傷身死並無失物情形初叅承緝一案又該縣詳報何閙潔何科潔何翰昌何明才何社盛等受傷身死並無失物情形初叅承緝一案一係光緒七年六月十九日報官一係六月二十日報官核兩案中姓名及犯事月日顯有兩姓械鬪互斃九命情事地方官不能獲犯究辦因而有心廻護分請咨叅預為將來分案辦理地步應令該撫查明江華縣羅何兩姓命案

如有械鬪分案情獘即行從重叅辦其餘各州縣詳
報六案該撫既經分咨應聽吏部查議仍知照吏部
云云

山西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等語此案楊二楙仔負欠胡連錢文屢索未償胡連欲拉馬作抵致相爭毆該犯先用拳並木棒將其毆傷復邀其叔楊二面仔幫同共毆因楊二面仔被胡連揪扭撞頭該犯見其不肯干休一時氣忿獨自起意致死用刀戳傷胡連腦後倒地復腳踢其胸膛刀砍其左右手指右臁肕等處見其不能言語動彈料其已死歇手走回該府等原詳聲稱雖胡連後經蘇甦越五日身死而律貴誅心

當該犯毆手時寔見胡連不能言語動彈料其必死
已遂故殺之心似未便因傷無骨損骨折並因死者
稍延時日曲寬該犯有心致死之罪但越五日身死
故殺之案究未辦過律內又有必當場殺訖方擬故
殺之註雖有江蘇省張釵案內故殺之案止論該犯
是否有心立時致死並不因死者稍延時日即令犯
邀寬典之部議而遠年成案未經通行例不准引用
所有楊二楙仔應否照故殺律擬斬監候自應咨請
部示以免罪有出入詳經臬司以律載故殺者斬監

部示以免罪有出入詳經臬司以律載故殺者斬監
候註云必當場殺訖方可擬以故殺等語細繹律意
誠以逞兇故殺已具必殺之心無不速死之理倘受
傷後昏暈不動在兇犯見其已死歇手而死者旋即
復甦越數月仍復因傷殞命亦屬事所常有是以故
殺之案止論是否有心致死不能因死者稍延時日
即可曲為寬貸此案楊二楸仔先將胡連毆傷復邀
其叔楊二面仔同往幫毆已經攢毆砍打多傷該犯
獨自起意致死用刀戳傷胡連腦後倒地後復踢砍
傷其致命胸膛等處見胡連不能動彈料其已死歇

手回家胡連後經蘇甦越五日因傷身死是胡連之死於非命寔由該犯逞忿故殺所致且律貴誅心同胡連不能動彈料其已死始行歇手已遂欲殺之心豈能因死越五日即可寬該犯以有心致死之罪亦不必拘泥當場殺訖之律註依違莫決檢查咸豐四年崞縣民王立後故殺陳如淋越日身死一案因陳如淋被砍昏暈不語王立後料其已死歇手陳如淋旋即救醒越四日因傷斃命奉部照覆與該犯楊二樹仔情罪相似彼此互証尤屬毫無疑義詳由該撫

[illegible]仔情罪相似彼此互証尤屬毫無疑義詳由該撫

據情咨部亦覆等因　本部查故殺之案向不論傷之多寡及有無骨損骨折總以兇犯臨時起意致死供詞為斷如無致死之心即傷多損折不得以鬥情較兇定為故殺果有致死之心即他物手足一二傷業已斃命不得以傷非金刃及僅止一二傷曲為開脫至故殺越數日身死者亦歷經辦理有案更不能因此遂其故殺重罪另生異議今楊二[illegible]仔因胡連拉馬抵欠先用拳並木棒將胡連毆傷復邀其叔楊二面仔同往幫毆已經攢毆砍打多傷該犯獨自起

意致死用刀戳傷胡連腦後倒地後復踢砍傷其致
命胸膛等處見胡連不能動彈料其已死歇手胡連
後經蘇甦越五日身死該府等原詳聲稱並未辦過
故殺越五日身死之案自是於例案尚未深悉該臬
司以胡連之死於非命寔由該犯逞忿故殺所致且
律貴誅心該犯因胡連不能動彈料其已死始行歇
手已遂欲殺之心豈能因死越五日即可寬該犯以
有心致死之罪並查有咸豐四年該省辦過王立後
故殺越四日斃命成案聲稱與楊二樑仔情罪毫無

故殺越四日斃命成案聲稱與楊二楙仔情罪毫無
疑義持論洵屬允協惟該撫僅畧舉數語並未將全
案供招送部案情是否屬寔本部無從懸擬應令該
撫速飭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再查該
司府所引故殺律註必當場殺訖方可擬以故殺等
語檢查律內並無此等註語乃率行援引殊非慎重
刑章之道應令該撫嗣後援引律註總須遵照官頒
律書至一切坊間私刻槪不准引以免紛歧而杜流
弊可也

陝西圖光緒九年

陝西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鬭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等語此案周鏡堂即周家鑑係軍功保舉從九品復在黔捐局加捐縣丞指省貴州尚未驗看與左哨副百長江西補用總兵看守庫東北門之楊秀元先不認識嗣周家鑑出閑赴庫謀事會遇楊秀元彼此問知姓名交好迨後周家鑑接到家信憶及家貧母老伊又賦閑不覺憂愁即至市飲酒解悶旋入醉鄉至譚楚光屠鋪索茶解渴譚楚光赴厨房燒茶詎周家鑑酒

氣上湧一時昏迷不識如何即取譚楚光肉架上屠
刀走出道經楊秀元卡房入內啼哭時楊秀元正
在棹上寫字當以時當十五不應啼哭犯伊禁忌向
其理斥凡家鑑酒後糊塗不服混罵楊秀元分辯回
詈不期周家鑑順用屠刀向楊秀元冒戳適傷其右
胳膊心坎倒地致刀尖劃傷其左肐肘經楊秀元親
兵董瑞庭等聞聲趨至喝阻奪刀並將周家鑑捆縛
稟報楊秀元越日殞命該大臣將周家鑑依鬪殺律
擬絞聲明戳由酒醉昏迷訊無別故情罪尚輕惟周

擬絞聲明戳由酒醉昏迷訊無別故情罪尚輕惟周

家鑑係文職人員楊秀元亦係武職大員若僅照變
通章程鬭殺情輕人犯一律錮禁三年未免無所區
別應從重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等因具奏臣等查
鬭殺之案律應將下手斃命之犯問擬抵償從無分
別情節隨案發遣明文至光緒七年該大臣奏准變
通命案章程議將情重者即依軍法就地儘法懲辦
其情節稍輕之犯分別錮禁年限滿日折責釋放亦
係因新疆地處邊荒纏回與民人種類錯襍俗尚紛
歧情形迥殊內地不得不暫時權宜辦理今已革縣

丞周家鑑因飲醉被補用總兵楊秀元理斥互詈輒
用刀將其戳傷身死該革員係內地職員致斃職官
與平人不同自應仍照鬪殺本律問擬以符定制該
大臣既聲明僅照變通章程鬪殺情輕人犯一律錮
禁三年未免無所區别將該革員依律擬絞復稱情
罪尚輕從重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引斷殊未允協
應即更正周家鑑應改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
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新疆地方於秋
審鮮勘等事一時尚未能舉辦相應請

審鮮勘等事一時尚未能舉辦相應請

旨飭下該大臣將周家鑑解交陝甘總督監禁歸入該省
明年秋審辦理該大臣奏稱該革員據供母老丁單
但查死者亦係母老子幼不准查辦留養譚楚光云云
等語均應如所奏辦理再此案於十月二十七日抄
出到部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核議緣由恭摺具
奏請
旨

光緒九年

廣西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鬭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等語此案何開發因伊女何妹仔項生瘰癧邀請彭大才醫治不效身死事後路遇斥罵爭毆用棍戳傷彭大才殞命查彭大才為何妹仔醫治瘰癧並未查明醫方用刀挑破以致何妹仔患處膿血交流隨即身死係誤不如本方所致訊無故害情事律止照過失殺科斷與尋常姦盜等項罪人不同該犯將其毆戳致斃應仍照凡鬭本律問擬該撫將何開發依罪

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候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何開發應改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據供親老丁單是否屬實應令該撫俟秋審時查明取結送部核辦該撫疏稱彭大才云云

河南司 光緒九年

臣等查共毆案內餘人在監病故必實係毆有致死重傷方准抵命若餘人與正兇同時亂毆既未能定其下手輕重即不能與毆有重傷之人同論濫准抵償致與定例不符今該犯柴四先用木棍毆傷石秉峯右腮肷等處色僅紫赤後復與柴皂得各用木棍迭毆致傷石秉峯左脚腕重至骨折該犯等如果同時亂毆其傷痕何能恰在一處部位是所供下手情形已難保無串揑情事即使所供屬實石秉峯被毆

骨折重傷既不能指定係何人所毆又安得謂餘人柴皂得係屬毆有致死重傷准其抵命轉使應抵正兇得蒙寬減該撫既稱柴皂得與柴四同時共毆應以初鬬最先下手之柴四擬抵復聲稱柴皂得係同時亂毆亦有致死重傷將柴四減等擬流辦理殊涉紛歧罪名出入攸關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河南司 光緒十年

查律載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又例載亂毆不知先後輕重無原謀者則坐初鬬者為首又共毆案內遇有餘人內毆有致死重傷之人到官以後未結之前監斃在獄者准其抵命將下手應絞之人減等擬流各等語此案柴四因族弟柴潼拾護無主牛一隻牽拉伊家寄養後經石秉峯同伊堂姪石增認明牽回追石秉峯在石增家述及牛在柴四家起回疑心被竊衣服柴四亦必知情同往柴四門首追

問柴四赶出斥其訛賴致相罵詈石秉峯順取木棍
撲毆柴四奪棍連毆傷其右腮脥等處倒地石秉峯
滚罵柴皂得亦拏木棍同柴潅赶出柴四與柴皂得
各用木棍迭毆傷其左脚腕越日殞命前據該撫以
驗石秉峯屍傷惟不致命左脚腕重迭一傷骨折為
重訊係柴皂得與柴四同時共毆應以初鬭最先下
手之柴四擬抵惟柴皂得同時亂毆亦有致死重傷
於到官後在保病故與監斃無異應准其抵命將柴
四減等擬流等因具題經本部查核柴四先用木棍

四減等擬流等因具題經本部查核柴四先用木棍
毆傷石東峯右腮頰等處色僅紫赤後復與柴皂得
各用本棍迭毆致傷石東峯左脚腕重至骨折該犯
等如果同時亂毆其傷痕何能恰在一處部位是所
供下手情形已難保無串揑情事即使所供屬寔石
東峯被毆骨折重傷既不能指定係何人所毆又安
得謂餘人柴皂得係屬毆有致死重傷准其抵命遽
將正兇柴四減等擬流辦理殊涉紛歧駁令覆審另
擬去後茲據該撫遵駁覆訊據柴四供稱當日石東
峯倒地滚罵與伊兄柴皂得各拏木棍向石東峯左

脚腕一起一落重迭亂毆以致骨折殞命祇以事出匆遽不知何人所毆骨折是以供稱亂毆並非將棍一齊打下傷在一處委無串揑情事等語該府聲稱此案石東峯之死寔由柴皂得與柴四亂毆之左脚腕骨折重傷設柴皂得並未病故則一命不可兩抵自應照例以初鬭之柴四當其重罪今柴皂得既已病故抵命有人而柴四原毆之傷本涉疑似罪疑惟輕古訓照然且思共毆之正兇其傷終必重於餘人雖重於餘人而餘人病故正兇仍得免死者非 正

雖重於餘人而餘人病故正兇仍得免死者非　正

兇無可死之罪蓋一命已有一抵不忍一命而有兩
抵故也致亂毆之原謀初鬥其傷未必重於餘人獨
坐原謀初鬥者亦非謂餘人無致死之傷蓋以動手
者重特以一命止須一抵故也夫正兇所毆之傷灼
然重於餘人遇有餘人病故尚得減等擬流則原謀
初鬥之傷未必重於餘人者若遇餘人病故似亦可
從末減等情該署臬司覆查此案雖奉部駁以共毆
案內餘人在監病故必寔係毆有致死重傷方准抵
命惟石秉峯左脚腕骨折一傷係柴皂得與柴四同

時共毆既不能指定係何人所毆亦不能指定非何人所毆與明知其毆有重傷者固屬有間然與明知其毆無重傷者亦有不同柴皂得現已在保病故若仍將柴四擬以絞抵是幫毆者既已瘐斃初鬨者復死於法且將來設有亂毆之案原謀初鬨者或未傷人或止微傷而遇亂毆多傷之人在監在保病斃亦因此案不得減死將不止一命兩抵甚且一命而有數抵似非情法之平遍查律例既無明文又無似此恰合成案柴四一犯究竟應否仍照原擬減等詳經

恰合成案柒四一犯究竟應否仍照原擬減等詳經

該撫咨部核示等因　查案情介在疑似原可從輕而例義各有指歸不容牽混詎宜漫為推廣致無限制例內共毆餘人病故准將應抵正兇減等既指明為毆有致死重傷之人則不知下手輕重之餘人病故即與減等例意不符向來本部核覆罪坐原謀罪坐初鬪各案雖遇有餘人病故從未將正兇減等檢查道光二十八年山西高晚詳一案係罪坐初鬪咸豐八年直隸張添珩光緒六年四川任永周二案係罪坐原謀均有餘人病故正犯均未減等今柒四同

伊兄柴皂得共毆石東峯身死末後左脚腕骨折一傷訊係同時下手不能分其輕重柴皂得雖經病故以柴四減等按之定例既不符合參之成案亦相違背本部前次議駁等詞已經明晰且案係二人共毆重傷又在一處與數人亂毆不記先後下手部位者稍覺有間正可從此追究末後一傷係何人先行下手何人後毆骨折以得確情而成信讞承審之員並未詳細研求徒執不以二命抵一命為詞欲將該犯含糊減等殊不思不知先後輕重之例與重傷餘人病

糊減等殊不思不知先後輕重之例與重傷餘人病故之條彼此顯判兩途何能強歸一致蓋罪疑惟輕固為古訓而寬而有制亦屬常經未便牽引比附致失定例本意應令該撫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光緒九年

四川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命案必須嚴究預謀糾毆致死確情況案關致斃父子一家二命尤應詳細推鞫不得任聽狡避供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閆泳稽閆泳奇係閆啞吧即閆泳身分居從堂弟兄閆芷鞍閆芷發閆芷業閆芷古俱係閆泳稽等分居堂伯叔均與冉悰鏵並其父冉仁富素識無嫌早年冉仁富置買閆泳華祖遺田業一股業內有黃角樹一株與閆姓公共祖坟挨連嗣冉仁富因需用木料令冉悰鏵前往砍樹

是日早經閆荁鞍查知因樹關伊族祖塋風水通知
閆泳楷閆荁發閆泳奇閆啞吧閆荁業閆荁古等各
房閆泳楷閆荁發因閆泳奇等赶集未回先行同往
阻止見樹已被砍倒僅冉悰鏵一人在彼閆荁鞍即
斥冉悰鏵不應妄伐冉悰鏵當稱樹經買明誰敢混
阻致相罵詈冉悰鏵舉拳向毆閆荁鞍閃避用拳毆
傷其左眼胞冉悰鏵順拾地上砍樹柴刀砍傷閆荁
鞍偏左倒地閆泳楷閆荁發攏前喝阻冉悰鏵斥罵
幫護閆荁發順拾田邊木鋤柄格落柴刀毆傷其左

幫護閆芒發順拾田邊木鋤柄格落柴刀毆傷其左
肐肘等處冉悰鏵舉脚向踢閆芒發毆傷其左腿冉
悰鏵彎身拾刀閆泳稭慮其拾起行兇乘勢搶刀過
手冉悰鏵起身撲奪閆泳稭砍傷其偏左冉悰鏵抓
住閆泳稭衣衿挺頭拚命閆泳稭掙不脫身一時情
急復用刀嚇砍致傷其顖心相連偏左鬆手倒地閆
泳松趕救無及向冉悰鏵詢悉情由通知冉仁當各
散閆泳稭閆芒發同將閆芒鞍扶送回家維時閆泳
奇與閆啞吧閆芒業閆芒古在場趕集閆泳奇買得
木鋤柄閆啞吧閆芒古各買得木扁担各一根正欲

轉回聞知閆泳稭等因砍樹爭鬧前往查看行至中
途正遇冉仁當走至冉仁當聲稱閆泳稭等不應逞
强將伊子毆傷定欲一併控究閆泳奇因未經在場
用言分辯冉仁當不依攏將閆泳奇鋤柄奪獲按地
毆打閆芒業閆芒古閆啞吧慮恐閆泳奇受虧一齊
閃至冉仁當身後閆芒業用木棒連毆築傷其左右
後肋等處閆芒古閆啞吧亦各用木扁担毆傷其左
右臂腿等處冉仁當轉身迎毆閆芒古閆芒業各用
扁担木棒毆傷其右胳膊等處冉仁當扭住扁担不

扁担木棒毆傷其右胳膊等處冉仁富扭住扁担不

放閆世業復毆傷其左右臂膊閆泳奇起身搶過閆
啞吧手內扁担冉仁富復向爭鬧閆泳奇閃側毆傷
其右腿肷冉仁富彎身拾石閆泳奇復毆傷其左肩
甲等處冉仁富起身舉脚亂踢閆泳奇連毆傷其左
膝等處冉仁富跌坐地上雙手抓住閆泳奇衣衿拖
按捹命閆泳奇連毆傷其左右手等處並用担頭鐵
釘鎵傷其右肐肘冉仁富仍不釋手閆泳奇掙不脫
身復用扁担櫺嚇毆適傷其偏左鬆手倒地當即殞
命冉悰鏵亦越日因傷身死該督以冉悰鏵身受各

刑律人命　　鬪毆及故殺人

傷惟被閆泳稽砍傷致命頂心骨損為重應以閆泳稽坐罪冉仁當係後被閆泳奇毆傷偏左深至抵骨立時倒地實為致死傷重應以閆泳奇當其重罪死雖一家惟係各斃各命應各科各罪將閆泳稽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重律擬絞閆泳奇依共毆人當時身死以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例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聲明閆泳奇業已在監病故等因具題 臣等詳核案情該犯閆泳稽因伊堂伯閆芾鞍述知鄰界冉仁當田業內有黃角樹一株令其子冉悰鏵砍伐

冉仁當田業內有黃角樹一株令其子冉悰鏵砍伐
有關伊族祖塋風水如果僅止往阻並無爭鬭之心
何必多人同往迨見樹已砍倒閆芭鞍與冉悰鏵互
鬭被砍受傷該犯閆泳稽即同閆芭發各用鋤柄柴
刀將冉悰鏵毆砍致傷倒地已難保無預謀糾毆情
事況冉仁當瞥見伊子冉悰鏵身受重傷自係痛子
情切急於控告當遇見閆泳奇閆啞吧閆芭業閆芭
古稱欲一併控究該犯等如果實未在場正可婉言
分辯且冉仁當係年逾八旬老人並非强壯可比即
使奪獲鋤柄將閆泳奇按地毆打該犯閆芭業等在

場目擊亦應上前解勸何以共相羣毆以致冉仁當
鱗傷遍體謂非有心致死尤難憑信案關父子一家
二命誠恐本係聽糾同時共毆承審官故分先後預
為開脫地步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
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並詳核
屍傷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湖廣司 光緒九年

查例載共毆案內遇有原謀監斃在獄准其抵命將下手應絞之人減等擬流等語原係不以二命抵一命之意然必正兇及原謀同時到案研訊明確方可照例辦理若案情介在疑似即不得率行量減致涉含混此案李成功子先於光緒六年七月間聽從李超群糾邀往毆劉三義未遇將其鋪夥謝白狗戳傷身死嗣李成功子逃回聞拏畏罪在家服毒自盡報驗比緝李超群無獲先後咨參至八年十一月拏獲

李超群到案提訊旋即在監病故該撫以李成功子
雖未到案其在家自盡曾報經官驗應否將李成功
子照共毆人致死本律擬絞抑或減等擬流之處咨
請部示等因　本部查謝白狗如果寔係被李成功
子戳傷身死糾毆之李超群既經瘐斃命已有抵自
應照例減等乃詳閱原咨李成功子先因聞拏畏罪
自盡雖據報經官驗惟是否係致斃謝白狗應抵正
兇當時並未取有生供亦未傳到見証徐碾心確切
訊明迨至兩年之久始將李超群獲案供稱謝白狗

訊明迨至兩年之久始將李超群獲案供稱謝白狗身受各傷均係李成功子一人下手安知非因李成功子已死藉詞推卸以為避罪地步是此案下手應絞之人未能指定即其應行減等之處碍難懸擬惟現在李成功子李超群俱已身故其應減不應減無關出入該撫復請部示向來無此辦法自可毋庸置議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奉天司光緒九年

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等語此案張廣財與妻父郝甸沅素睦無嫌嗣張廣財外出傭工留妻張郝氏與其父張均富在家過度迨後郝甸沅誆接張郝氏赴堂妹趙郝氏家探親將張郝氏留住郝甸沅獨自回家數日後復至趙郝氏家捏稱張郝氏已被其翁張均富因張廣財無錢養贍休回母家現欲與其戚王改適央趙郝氏為媒趙郝氏張郝氏均信以為真適許萬富欲成家室經趙郝氏媒說言明身價市錢四

百吊給郝甸沅收用即由郝甸沅主婚將張郝氏送
至許萬富家成親張均富因張郝氏未回曾向郝甸
沅催接數次郝甸沅以在親戚家留住之言掩飾嗣
張均富風聞張郝氏已被郝甸沅嫁賣即將張廣財
喚回往向查問郝甸沅用言搪塞應許送回後郝甸
沅至張廣財家告知嫁賣寔情並向張廣財逼索休
書張廣財氣忿不依嚷罵郝甸沅回詈張廣財拏刀
將其右耳輪等處砍傷郝甸沅倒地滚罵並稱傷痊
定不甘休張廣財忿極起意致死又用刀迭砍傷其

定不甘休張廣財忿極起意致死又用刀迭砍傷其

偏右等處郝甸沅任口不罵張廣財料其已死歇手
郝甸沅越日殞命該督等以已死郝甸沅雖係該犯
妻父第乘其外出將女誆賣恩義已絕應同凡論聲
明郝甸沅誆賣出嫁之女即屬有罪之人將張廣財
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鬬殺論鬬殺者絞律擬絞
監候等因具題　臣等查女婿與妻父母有義絕之狀
各依常人論之律載在干名犯義門內係指所犯許
相告言而言原以翁婿之名分即從夫妻而起若如
律註所云身在遠方妻父母將妻改嫁或赶逐出外

重別招婿等類已無恩義可言即屬義絕故律許互
相告言不在得相容隱及干名犯義之列其因義絕
有犯殺傷應否以凡人論斷律例均無明文檢查向
辦成案亦不畫一細繹律註所云義絕之狀等語本
係兼指婿與妻父母兩層如謂可包殺傷在內即如
妻父母有義絕之狀被婿殺死或將婿致斃是妻父
母已不以尊長自居酌照凡人定擬辦理尚無窒礙
倘婿有義絕之狀將妻父母毆斃或將妻父母謀殺
是妻父母並不失為尊長之道若概照凡人定擬豈

得為情法之平核與律內各依凡論各字之義亦屬未能符合全在司讞者準情酌理引斷自無歧誤至擅殺罪人之律載在捕亡門內原指捕役殺死罪囚而言例內始有事主捕人擅殺姦盜及別項罪人分別治罪之條然必寔係事主及捕人方可照擅殺科斷若如婿與妻父母果犯義絕律以常人論已有差等並無有犯照擅殺定擬之文尤不得率行援引致與例意不符今張廣財因妻父郝甸沅將伊妻郝氏誆賣後逼索休書氣忿用刀將郝甸沅故砍身死郝

甸沅係伊妻父服制攸關核與應捕之人殺死罪人
迥不相同即謂死者誣賣伊妻翁婿之義已絕應同
凡論亦祇應照凡人故殺律定擬該督等將張廣財
照擅殺罪人律擬絞引斷殊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
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督等再行詳核案情例意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

貴州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究明致死確情方可依律科斷況案關拐誘婦女事後拒捕尤應詳切根究不得任聽兇狡狡避供詞含混定讞致滋輕縱此案潘老五與已死朱老三素不認識朱老三與姊夫李羅弟同院居住均與隣寨居住之曾順淋認識往來其妻朱陶氏與李羅弟之妻李朱氏見面不避後來老三同李羅弟赶場轉回尋覔朱陶氏李朱氏無獲探聞後被曾順淋拐逃同至曾順淋家查獲李羅弟當將

李朱氏朱陶氏拉住先行朱老三抓住曾順淋髮辮
欲稱送官究治曾順淋與朱老三抓打李羅弟攏前
帮助李朱氏等跑走李羅弟追赶維時潘老五楊九
淋出外砍柴瞥見查問朱老三以伊妻與李羅弟之
妻被曾順淋誘逃現已尋獲又被跑走定向曾順淋
索人之言相告潘老五即同楊九淋將曾順淋拉開
曾順淋拾石毆傷朱老三右腮脥跑走朱老三追赶
楊九淋將其拉回朱老三不依抓住楊九淋毆打潘
老五拉勸朱老三斥罵撲毆潘老五用刀背毆傷其

老五拉勸朱老三斥罵撲毆潘老五用刀背毆傷其
左腮膞朱老三揪住潘老五衣襟楊九淋用刀柄毆
傷其左臂膞左後肋朱老三仍不鬆放楊九淋掉轉
尖刀戳傷朱左臀朱老三鬆手轉身舉拳向楊九淋
毆打楊九淋復戳傷其右曲瞅用木柄毆傷其左臁
肋朱老三向潘老五撞頭拚命潘老五用刀背嚇毆
傷其腦後倒地潘老五等跑走李羅弟追赶朱陶氏
等不獲轉回問明朱老三殞命報驗獲犯該撫將潘
老五依共毆人致死律擬絞監固具題　臣等詳核案
情該犯潘老五如果不知曾順淋誘拐朱陶氏等情

事其因攏勸帮同曾順淋將朱陶氏之夫朱老三致
斃尚可照凡鬪定擬該犯既將誘拐情由當場向朱
老三問明朱老三又被曾順淋毆傷該犯同楊九淋
以路過無干之人既不協助本夫捕拏乃反將朱老
三拉回致將曾順淋放走謂非帮同拒捕其誰信之
且曾順淋與朱陶氏及朱老三之姊李朱氏其是否
先俱有姦和同隨去抑曾順淋另行設法誘略該撫
並未敘明自係因曾順淋等在逃無從質訊然曾順
淋若無同夥與謀斷不能以一人同時誘去兩婦女

淋若無同夥與謀斷不能以一人同時誘去兩婦女
當朱老三同其姊夫將朱陶氏等尋獲甫出寨外潘
老五即不先不後走至核其前後情形不特潘老五
之致斃人命顯係知情拒捕且恐誘拐朱陶氏等亦
不盡係曾順淋所為承審之員並不詳切研鞫輙憑
該犯揑飾之詞僅擬繯首殊不足以懲兇徒而成信
讞案情既涉支離罪名即関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
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
日再議

[illegible]隸[illegible]光緒九年

直隸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差役斃命之案必須嚴究起衅致死確情況正兇在逃尤應將現獲之犯詳細推究不得率憑狡避供詞含糊定讞致滋輕縱此案田馬與李見桄並其父李明治素不認識該犯同錢練充膺該縣壯班散役嗣該前縣票飭壯班頭役朱俊峯承催東鄉欠户錢粮朱俊峯奉票後因患病將票交與錢練並令田馬幫同前往田馬等因東鄉欠户均不熟識乘坐大車先至伊屯村邀允韓振山帶領往催正欲同行

適值王庭蕊與孟詳路鈺走至韓振山即聲言令赴
各村催討差徭向田馬等央求趁坐便車田馬等應
允一同上車趕赴各處分頭催辦錢練因查票上欠
户尚有李明治一家未催即到李家庄村口停車令
韓振山往找李明治未遇將李見枕喚出村外田馬
與錢練等向其催索欠粮李見枕聲言錢粮已完無
欠錢練出票令看李見枕言係假票不信田馬等生
氣令其隨同進城查對征册李見枕未允反斥田馬
等訛詐田馬等即令孟詳等帮同將其架拉上車李

等詑詐田馬等即令孟詳等帮同將其架拉上車李

見桄在車上亂掙致自將耳輪等處擦墊致傷行至中途李見桄稱欲小便均各下車錢練恐其逃走抓住衣服李見桄掙扎將錢練髮辮揪住揿按田馬與李庭蕊孟詳上前拉護錢練用脚將李見桄腎囊踢傷李見桄喊痛髮放用拳回毆孟詳拔刀扎傷其左乳倒地當即殞命田馬等均各逃逸經村人劉玉峯並李明治喊同村衆追赶將田馬李庭蕊拿獲報驗該督以已死李見桄所受各傷惟被在逃之孟詳扎傷左乳即時倒地為重應俟緝獲孟詳擬抵該犯田

馬李庭蕊僅止在場拉護並未下手亦無籍差嚇詐情事均依共毆餘人律擬杖一百惟所供在逃之孟詳等將李見桄踢扎致傷身死並無屍親証佐指認難保無串同避就情事仍應監候待質俟限滿逸犯有無續獲再行分別辦理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田馬與錢練俱係散役經頭役朱俊峯派撥催取東鄉欠戶錢粮何必邀同平人韓振山並保長李庭蕊孟詳路鈺多人前往且查李明治應完錢粮業已完納止欠尾零僅一錢二分二厘為數甚微何

業已完納止欠尾零僅一錢二分二厘為數甚微何以該縣票內並未詳註該犯等往找李明治未遇向其子李見枕催索稱已完納無欠儘可回向頭役告知轉稟本官乃因令其隨同進城查對征冊未允被斥始而率衆架拉上車繼復彼此揪按將其共毆致斃乃謂係孟詳下手傷重其誰信之迹其兇橫情形顯係因嚇詐不遂逞忿致死因孟詳等在逃未獲捏詞推卸希圖避就且李明治應完錢粮究竟是否止欠尾零始終並未詳查聲叙尤屬含混案関差役斃命承審之員並不認真推究率據狡避供詞僅照共

毆餘人擬杖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涉支離罪名
即關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嚴鞫
並嚴拿逃犯孟詳等務獲質訊明確妥擬報部到日
再議可也